柳邊紀略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柳邊紀略

楊賓撰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柳邊紀略卷之一

清　山陰耕夫撰

自古邊塞種榆故曰榆塞今遼東皆插柳條爲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籬落然謂之柳條邊外人呼爲柳條邊又曰條子邊

條子邊西自長城起東至船廠止北自威遠堡門起南至鳳皇山止按明時遼鎭邊牆西北自長城薊鎭界鐵場堡起至東北開原之永甯堡止共六十八堡邊長一千二百四十八里東北自開原之鎭北堡起至東南鳳皇城堡止共二十六堡邊長五百二十里而今之與京船廠則皆明時邊外地也

設邊門二十一座曰鳳凰城門曰愛哈門曰興京邊門曰加木禪門曰英額門曰威遠堡門曰發庫門曰彰武臺門曰白土廠門曰清河門曰九官臺門曰松嶺子門曰長嶺山門曰新臺門曰黑山口門曰高臺堡門曰牛川營門曰布兒德庫蘇把兒漢門曰黑兒蘇門曰易屯門曰發忒哈門此盛京志所載者也而會典則又稱西自長城起東至喇林山止設邊門十四座曰名水堂門曰寬邦門曰碾盤溝門曰新臺門曰松嶺門曰九官臺門曰清河門曰白土廠門曰章古臺門曰法庫門曰布爾都庫蘇巴爾漢門曰黑爾蘇門曰衣屯門曰法忒漢門北自威遠門堡起曰

威遠門、曰英額口門、曰因登門、曰鹹廠門、曰鬚陽門、曰鳳皇城門、凡六門。共二十門。較之京志。則少門一。而不同者九。蓋志纂於康熙初。而會典成於康熙二十六年。是會典在後矣。當以會典爲正。按明時遼鎮設關十。遼陽城東南百八十里。通鮮者。曰連山關。鬚陽城北三里。曰鎮朔關。瀋陽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建州互市者。曰撫順關。開原城東六十里。靖安堡地方。曰廣順關。開原城東七十里。葬人互市者。曰鎮北關。開原城西六十里。慶雲堡地方。曰新安關。廣甯城東北七十里。葬人互市者。曰鎮遠關。廣甯城北八里。曰分水嶺關。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通海運者。曰旅順口關。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運船由此入遼河者。曰梁房口關。設沿邊衝要堡一百有三。曰鐵場、曰永安、曰背陰障、曰三山營、曰平川營、曰瑞昌、曰高臺、曰三道溝、曰新興營、曰歸川營、曰黑莊窠、曰仙鑽寺、曰小團山、曰與水縣、曰白塔峪、曰寨兒山、曰灰山、曰松山寺、曰沙河兒、曰長嶺、曰根木衝、曰大興、曰大福、曰大鎮、曰大勝、曰大茂、曰大定、曰大安、曰大康、曰大平、曰大甯、曰大靜、曰大清、曰鎮夷、曰鎮邊、曰鎮靜、曰鎮安、曰鎮遠、曰鎮甯、曰鎮武、曰西甯、曰平洋橋、曰東昌、曰東勝、曰長靜、曰長甯、曰長定、曰長安、曰長勝、曰長勇、曰長營、曰靜遠、曰平虜營、曰上榆林、曰十方寺、曰丁字泊、曰宋家泊、曰曾遲、曰鎮西、曰彭家灣、曰平定、曰定遠、曰慶雲、曰古城、曰鎮彝、曰清陽、曰永甯、曰鎮北、曰威遠、曰靜安、曰松山、曰柴河、曰撫安、曰白家衝、曰三岔兒、曰曾安、曰東州、曰散羊峪、曰馬根單、曰一堵牆、曰清河、曰鹹場、曰農其哈、曰雙堆兒、曰洒馬吉、曰鬚陽、曰寬佃子、曰長嶺、曰散等、曰長佃子、曰劉官寨、曰湯站、曰鳳皇城、曰青台峪、曰鎮東、曰鎮彝、曰甜水站、曰黃骨島、曰鹽服堡、曰紅嘴、曰望海寨、曰鎮遠、海門設蘇喇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披甲十名。

盛京城。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址築四門。大清天聰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周共十里二百七十二步。康熙十九年。築關牆。周圍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高七尺五寸。門改爲八。東曰撫近。小東曰內治。大南曰德盛。小南曰天祐。大西曰懷遠。小西曰外攘。大北曰福勝。小北曰地載。

外書滿文。內書漢文。不似今之滿漢左右書也。城中有鐘鼓二樓。百貨集其下。皇城在南門內。規模雖小。金碧亦可觀。中宮曰清甯宮。東宮曰關雎宮。西宮曰麟趾宮。次東宮曰衍慶宮。次西宮曰永福宮。樓曰翔鳳閣。曰飛龍。正殿曰崇政殿。大門曰大清門。東曰東翊門。西曰西翊門。大殿曰篤恭殿。東坊曰文德。西坊曰武功。江南道士茆焦冥著稷守之時年八十餘矣。城左有圓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許。大如高之半。左右小圓殿各五。基與地等。脊高丈許。大亦半之。太祖率諸貝勒受朝賀處也。

盛京西六十里有土牆。基號曰老邊。疑卽明朝失遼陽後邊牆。

東北柳條邊內外設將軍三。曰盛京將軍。曰甯古塔將軍。曰愛渾將軍。卽黑龍江將軍。府尹一。曰奉天府尹。盛京將軍、奉天府尹所屬。東至興京。西至山海關。永平府界。南至海。北至發忒哈門。柳條邊。東北至威遠堡門。設京二。曰興京、周秦屬肅愼氏。漢晉屬挹婁。隋屬高麗。唐初置燕州。後爲渤海大彝震所據。改屬定理府。遼曰盛京。禹貢屬青州。虞營州地。商屬肅愼氏。周屬朝鮮。秦遼東郡。漢遼東、樂浪、元菟三郡地。明帝末爲烏桓鮮卑所據。獻帝初平三年。屬公孫度。遼東郡地。初平末屬曹操。晉改遼東郡爲國。領縣八。後魏仍爲遼東郡。隋沒於高句麗。唐高宗平高句麗。置安東大都護府。元宗時。屬渤海郡王大祚榮。渤海郡地。後十二世孫彝震僭號。建定潘二州。屬定理府。遼屬東京昭德軍。金屬東京顯德軍。元初爲瀋州。後改瀋陽路。屬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衞。大清天聰八年。改爲天眷盛京。順治元年。裁衞所。設駐防官兵。府二。曰奉天府、卽盛京。順

治十四年設。曰錦州府。禹貢屬冀州。虞夏屬幽州。商屬孤竹國。周屬燕。秦遼西地。漢無慮望平縣地。屬遼東郡幽州刺史領之。晉慕容氏西樂郡。唐柳城縣。屬營州。遼金錦川臨海軍。隸中京大定府。元省軍縣名。止稱錦州。隸大寧路。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廣寧中左屯衛。大清康熙三年。改錦州。屬奉天府。康熙四年。乃置錦州府。州三。曰遼陽州、周朝鮮界。戰國燕地。秦漢屬遼東郡。東漢改遼陽縣。屬元菟郡。魏屬遼東郡。晉屬平。隋屬高句麗。唐遼州。屬安東大都護。渤海改屬東平郡。遼初建東平郡。號南京。後改爲東京遼陽府。金東京。元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遼東衛。八年。改定遼都衛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改遼東衛爲定遼後衛。隸前千戶所爲定遼前衛。左千戶所爲定遼左衛。十七年。建定遼中衛。十九年。建東寧衛。永樂七年。建自在州。大清順治元年。裁諸衛。十年。置遼陽府遼陽縣。十四年。除遼陽府名。康熙四年。改縣爲州。屬奉天府。曰甯遠州、商孤竹國地。周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海陽縣地。屬遼西郡。晉慕容皝置集甯縣。唐瑞州。遼隰州。平海軍。海陽縣地。屬來州。金海陽、海濱二縣地。屬瑞州。元瑞州地。屬大甯路。明初本廣甯衛地。宣德三年。分置甯遠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三年。置甯遠州。屬錦州府。曰金州。周秦朝鮮界。本辰韓地。漢屬元菟郡。晉屬高句麗。唐初置金州。統之。後渤海屬杉盧郡。遼復州化成縣。後改金州。屬蘇州安復軍。元初屬蓋州路。後併入遼陽路。明洪武四年。置金州衛。而中左所則在旅順。大清順治元年。裁衛所。十年復爲金州。屬錦州府。縣七。曰承德、奉天府附郭。曰海城、周秦屬朝鮮。本古南沃沮國。漢初屬元菟郡。後改屬樂浪郡。尉東漢置郡尉。仍封沃沮侯。國。魏屬平州。晉屬高麗。隋屬高麗。爲沙卑城。唐李勣平高麗。改置蓋州。以統之。渤海大氏以爲南京南海府。遼海州南海軍。隸東京。金澄州。隸東京。元屬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海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十年。置海城縣。屬奉天府。曰蓋平、周屬本辰韓地。秦燕人衛滿所據。漢屬元菟郡。魏屬平州。晉屬高麗。隋蓋牟縣。唐蓋州。屬安東都護。渤海大氏改爲辰州。遼屬辰州。奉國軍。隸東京。金蓋州。奉國軍。隸東京。元初置蓋州路。後并入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蓋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蓋平縣。屬奉天府。曰開原、周秦肅慎氏地。漢晉隋屬扶餘國。唐渤海扶餘府。遼屬龍州黃龍府。隸東京。金屬隆州。利涉軍。隸上京會甯府。元初設開原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開原路。明洪武十一年建遼海衛。二十二年建三萬衛。永樂七年建安樂州。大清順

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開原縣。屬奉天府。

曰鐵嶺、周秦肅愼氏地。漢晉挹婁地。隋越喜國地。唐渤海。改爲窟州。屬懷遠府。遼銀州富國軍。金新興縣。隸咸平府。元省縣。隸如故。明洪武二十一年建鐵嶺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鐵嶺縣。屬奉天府。

曰錦、錦州府 曰廣甯。周初朝鮮界。後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東南爲無慮。望平二縣地。屬遼東郡。西北柔縣地。屬遼西郡。東漢屬烏桓。晉屬平州。隋屬高麗。唐置巫閭守捉都護府。遼東南爲顯州。東北爲東京。西北爲宜州。崇義軍。屬中京。金置廣甯府。又義州。崇義軍。元置廣甯府路。義州因之。屬大甯路。明洪武二十五年封建遼王。置廣甯護衛。二十六年改置廣甯衛。又置廣甯前屯衛。廣甯右屯衛。二十七年又置廣甯中護衛。二十八年置廣甯左右護衛。永樂中徙封遼王於湖廣。改中護衛爲廣甯中衛。左護衛爲廣甯左衛。右護衛爲廣甯右衛。大清順治元年悉裁衛所。康熙三年置廣甯縣。屬錦州府。

城一曰鳳凰。周秦朝鮮界。本濊地。漢屬元菟郡。晉棘平州。隋屬高麗。遼州地。唐平高麗。屬安東都護。後渤海據爲東京龍原府。遼開州鎮國軍。屬東京。金石城縣地。屬東京。元屬東甯路。明初爲鳳凰城。堡。嘉靖三十七年。因巡按李輔條議。移置定遼右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仍稱鳳皇城。康熙二十 年駐滿兵一千名。屬興京。

以上皆入版圖。甯古塔將軍所屬。東至東海。東南至希喀塔山海界。東北至飛牙喀海界。西至威遠堡。盛京界。南至十門江。朝鮮界。北至發忒哈邊。愛渾將軍所屬。東至海。西至你不楮阿羅斯界。南至甯古塔界。北至海。以上不設郡縣。無版圖羈縻之國居多焉。

明時。遼鎮建敵臺一千三百三十三座。東路馬根單等七堡。四十九座。西路長勇等七堡。八十二座。寬佃子等十四堡。三十四座。開原十一堡。一百二十八座。中固三城堡。十九座。鐵嶺等六城堡。三十五座。汎河等三城堡。二十六座。懿路三城堡。二十一座。瀋陽六城堡。三十九座。靜遠等五堡。六十一座。鎮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座。七十九座。義州等十二城堡。一百二十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九十七座。甯遠等二十一城堡。一百五十五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一百一十六

座。廣甯右屯等四城堡十一座。金州等二十五城堡九十五座。復州等六城堡二十九座。蓋州等二十七城堡八座。海州等四城堡四十四座。路臺二百二十八座。遼陽等十二城堡二十四座。開原等十一城堡七座。中固等三城堡四座。鐵嶺等六城堡七座。汎河等三城堡八座。懿路等三城堡十座。瀋陽等六城堡七座。靜遠等六城堡五座。鎮武等五城堡二十七座。義州等十二城堡八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一十七座。甯遠等二十一城堡三十二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三十六座。右屯等四城堡二十四座。海州等四城堡一十二座。當初建時。最地衝緩。緩者五里一臺。衝者二三里一臺。而所謂路臺者。高三丈五尺。周圍四十丈。體圓。以大磚爲之。上置舖樓垛口。每臺設守軍五名。專納行旅居民之遇敵者也。今自山海關至甯遠州。依然星羅碁布。完好若新。自甯遠州至奉天府。或五里一臺。或十餘里一臺。明啓禎朝爲大清所毀。自奉天至威遠堡柳條邊。則數十里一臺。而又殘毀過半。土人云。天聽開。增城奉天。取材于此故也。

山海關。唐太宗時築城五。所謂五花城是也。元時爲遷民鎮。明洪武十四年。大將軍徐公達建山海關城。堡一座。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又建山海衞領所八。設指揮十三員。千戶十九員。百戶二十三員。鎮撫二員。經歷一員。宣德九年置守關兵部分司。設主事一員。嘉靖四年設巡關御史一員。隆慶二年裁革。二年建。山海關營。屬薊鎮。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五員。額兵一千四百一名。夫哨三十名。夜不收三十名。額馬騾二百匹。頭關外卽屬遼鎮。設二十五衞。曰定遼中衞、曰定遼左衞、曰定遼前衞、曰定遼後衞、曰東甯衞、曰定遼右衞、曰海州衞、曰蓋州衞、曰復州衞、曰金州衞、曰廣甯衞、曰廣甯左衞、

曰廣甯右衛、曰廣甯中衛、曰義州衛、曰廣甯左屯衛、曰廣甯右屯衛、曰廣甯中屯衛、曰廣甯前屯衛、曰廣甯後屯衛、曰甯遠衛、曰瀋陽中衛、曰鐵嶺衛、曰三萬衛、曰遼海衛、分屯重兵。明初設兵一十九萬二百餘名。萬歷初存操兵八萬六千六百。後東事亟。聚松奇間者。遂至十三萬有奇。遼陽大淩河失後。尙十一萬一千一百餘名。則此關固東北一咽喉也。額曰天下第一關。有自來矣。今則設和敦大一員。佐領八員。驍騎八員。兵三百六十四名。移永平府通判一員。譏過客。搜參貂而已。明制。參貂材木魚鮮之類。皆有禁條。凡出關者。旗人須本旗固山額眞送牌子。至兵部起滿文票。漢人則呈請兵部。或隨便印官衙門起漢文票。至關。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記檔驗放。漢人赴通判南衙記檔驗放。或有漢人附滿洲起票者。冒苦獨力等輩。至北衙亦放行矣。進關者如出時。記有檔案。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否則漢人赴附關衙門起票。從南衙驗進。旗人赴北衙記檔卽進。蓋自外入關。旗人便于他時銷檔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至于人參。惟朝廷及王公歲額得入。餘皆不得入。入者死。是以參賈不敢公行。向賂守者。或夜踰城入。或晝壓草車糧車詐入。康熙己巳庚午間。天子屢責守關吏。或死或徙。賂不行。乃從他口入。亦有泛海自天津登州來者矣。而關口之搜檢愈嚴。雖褌中不免。貂禁稍寬。然恐其攜一等貂來。貢貂分三等。過必查閱。少而醜則已多。且佳必解部。拔一等者送內務府。餘則官賣。價給主。

長城東盡處曰大龍頭。西盡處曰大龍尾。皆有石碑。刻大字嵌城上。大龍頭土人呼爲老龍頭。上有望海

樓。或有游宴其中者。樓前有石碑。大書一勺之多四字。

山海關外三里曰悽惶嶺。又曰歡喜嶺。蓋東行者至此悽惶。而西還者至此則歡喜也。又五里曰毛家山。南卽望夫石。貞女祠在其上。余驟馬觀之。像一婦木龕中。作淒惻狀。乃所謂許氏孟姜者也。有聯云。秦王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祠南里許爲姜女墳。或曰墳在海中。不可卽。

松山、杏山城。皆大淸踏毀。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仝行老滿洲曰。此我輩圍城時所掘也。按明崇禎十四年。卽崇德六年。錦州、松、杏皆被掘壕圍困。錦州困最久。松山七月。杏山兩月。今他處無跡。而杏山獨存何耶。

十三山在錦縣境內。醫巫閭山南去大淩河三十里。直十三站。遼顯州地也。遼史。世宗置顯州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皇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州在山東南。山不高大。而峯十有三。鋒稜若削。離立如人。扈從東巡。日錄所謂若研山者也。上有潭。下有泓。可避兵。金太常蔡珪詩云。閭山盡處十三山。溪曲人家畫幅間。高供奉奇。康熙壬戌四月壬寅扈從過此。猶見山下人家。但無溪水。今則幷無人跡矣。

古咸州應在開原站。威遠堡之間。按松漠記聞。咸州至濬州二百十里。今自奉天記里至開原站。得二百五里。雖古今道里未能盡合。然大要不甚相遠也。

黃龍府盛京志作開原縣。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州。而婁室墓碑載室葬於濟州之東南奧吉里。今其墓在船廠西二百里之薄屯山。則當日黃龍府治。應在今石頭河雙陽河之間。又松漠紀聞。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其說亦合。若開原則去混同江六百餘里。金太祖安能一渡江即據有之耶。

也合老城在驛路旁。新城亦可望見。俱無人迹。余同行鑲白旗擺牙喇常明。新城貝勒後也。謂余曰。我國因兄弟不睦。各據一城。自相殘殺。又政由婦女。以致滅亡。常明之父白二格。年八十餘。少時爲太宗臂鷹。今以罪流甯古塔。猶能言舊日事。惜老病。又不通漢語。不能詳問之也。或曰前大學士明公珠。老城貝勒後云。

船廠卽小吳喇。南臨混同江。東西北三面。舊有木城。北二百八十九步。東西各二百五十步。東西北各一門。城外鑿池。池外築土墻。周七里一百八十步。東西門各一。北門二。康熙十二年建造今皆圮。惟東西北三木樓在耳。康熙十五年春。移甯古塔將軍鎮之。中土流人千餘家。西關百貨湊集。旗亭戲館。無一不有。亦邊外一都會也。

船廠設于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兒吳代造船於此。所以征俄羅斯也。而鄂縣萬季野以爲卽明永樂

間船廠。永樂間發匠卒數千造船。將以開邊。未幾成祖崩。仁祖卽位。罷歸宣德時又造。宣宗崩乃終罷。余初未以爲然。既而至甯古塔。聞前省中陳敬尹曰。吾初至小吳喇。倘無造船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板及綉鐵釘。又井水或鐵臭。季野之言乃信。

吳喇國舊城。人號大吳喇。以今之船廠亦名吳喇故也。周十五里。四門。內有小城。周二里。東西各一門。中有土臺。城臨江。江邊有菴曰保甯。

長白山　土名歌爾民商堅阿隣。山海經作不咸山。魏書及北史皆曰徒太山。唐書作太白山。或又作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餘里。高二百里。橫亙五之。無樹木。惟生叢草。草多白花。山半有石臺。可四望。山顚積雪皚皚。五峯環峙。南一峯稍下。如門。中有潭。周二十五里。大明一統志云。周八十里。盛京志云。四十里。吳漢槎長白山賦自註云。形如豕胥。縱餘五里。橫八里。峯頂至潭二百五十丈。康熙十六年丁巳。甯古塔副都統薩布素奉旨丈量。得此數。潭水南流入海者三。曰土門江。曰鴨綠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曰賽因訥因河。曰額黑訥因河。曰昂邦土拉庫河。曰娘木娘庫河。曰阿脊革土拉庫河。而總匯於混同江。康熙三十年辛未。刑部尙書圖納奉旨往繪全圖。金大定十二年。卽山北建廟。册爲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册爲開天弘聖帝。今康熙十六年。遣官確勘。內大臣覺羅武等謹題。爲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衞兼視

隨侍衞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衞臣塞護札、三等侍衞臣索口、奉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寧古塔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上諭。于五月初五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上諭于將軍等。隨查兀喇、甯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佥云。曾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哉穆布魯。原係採獵之人。今已老退閒居。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不曾躋長白山之顚。曾聞我父云。如往獵于長白山腳。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問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揹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領守甯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預備。倘我輩米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卽戒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地方預備。臣等卽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卽至。因與噶喇大額赫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瘦河、阿虎山、庫勒訥林。初爾薩河、淳沱河、沙布爾堆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赫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努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黑納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黑納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初十日已至。因前至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閒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二日。亦卽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

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噶喇六額黑督捕珠蚌。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過遇路蹊。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腳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地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爲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口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頹。頗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爲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爲大訥陰河。小訥陰河。遠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皆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躬。自山岸陸續滾到山下。開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十三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矇矓。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頒到敕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疲不堪驅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德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三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徧看會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京師。

十七年己未。遣官致祭。照明初封五嶽例。前代封嶽皆稱帝。明太祖以己起自布衣。不敢妄加封號。因改稱某山之神。冊爲長白山之神。初於寧古塔西南九里溫德恆山致祭。今改於船廠域外。

春秋仲月初旬、甯古塔將軍主祭盛京禮部遣官讀祝文贊禮。按會典陳設帛一、柱香一、酒三爵、牛一、羊一豕一、登一、籩豆各十、簠簋各二。

冷山、宋洪忠宣公皓所居也。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凝寒、高出衆山之上、士人呼爲白山、以其無冬夏皆雪也。宋史忠宣本傳、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本傳、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去甯江州百七十里。扈從東巡日錄、曷木逖邏、卽俄莫賀索落站。東北二百餘里爲冷山、余雖未至其下、然以古今道里合之、其爲冷山也無疑。

尙陽堡在開原縣東四十里、安置罪人、始於天聰七年八月。按實錄、黑國阿喇獲明盜參人、以其餘黨發尙陽堡。後以爲例、自順治未改。發甯古塔、康熙初又增船廠、黑龍江、席北、白登訥、卽有仍照舊例發尙陽堡者、亦止居於奉天府城、而尙陽堡爲墟矣。

甯古塔、周曰肅愼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間。按太平寰宇記及北史、勿吉有七種、其一曰粟末部、與高麗接、二曰骨咄部、在粟末北、三曰安車骨部、在汨咄東北、四曰拂涅部、在汨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今以古今地勢考之、在白山拂涅之間。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眞、女眞本朱里眞之訛、後避契丹興宗名、改爲女直。金曰鵠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按水達達所屬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呼里改、曰斡朶憐、曰脫斡

嚕曰索岔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民明屬奴兒干都司甯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甯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個相傳有老者生六子遂以之名其地有指爲六祖發祥之地者非按六祖長曰德世庫次曰劉闡次曰索長阿次曰覺昌安即景祖也次曰包朗阿次曰寶實德世庫居覺爾察劉闡居阿哈河洛索長阿居河洛噶善景祖居祖居黑圖阿喇即今之興京也包朗阿居尼瞞喇寶實居章甲近者相距五里遠者二十里因號其人曰甯古塔貝勒與以之名地者不同混同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江又名松花哩烏喇松花哩者漢言天烏喇者漢言河言其大若天河也混同江之名改於遼聖宗四年其源發於長白北流遠船廠城東南出邊受諾尼江東注北受黑龍江南受烏蘇里江曲折流入大東海其在船廠東南者闊三十丈魏書勿吉傳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余去時爲已巳十月二十一日江已冰乘車過是日晴和冰少融見土余疑爲江底土人曰江深二丈餘冰上積土土上復冰今所融者土上冰耳歸時爲庚午二月二十一日流漸蔽江鋒甚利舟不肯渡余策馬徑亦拉江徑涉亦拉者漢言三也蓋尼失哈站下流兩沙洲分江水爲三故以此名水僅沒馬腹余所乘高麗馬則沒頸因念金太祖乘赭白馬徑涉水及馬腹平平耳何神異之有冬雪多則春夏融流水大否則小余適當已巳冬無雪故可徑涉云尼失哈站南山上有潭產小魚魚皆逆鱗人不敢食尼失哈者漢言小魚蓋地以物名者也

遼河套在開原西北舊顯州城下。水廿丈厚。平地不下萬頃。明宣德以前。皆屬邊內。自畢恭立邊牆後。遂置境外。嘉隆間漸爲福餘衞頭目所據。天命四年。太祖既擒介賽（一作宰賽）貝勒喀爾喀（卽福餘衞都督後。）舉部北徙。此地遂成甌脫。惜乎不置邊內。以之屯種也。

遼東金州旅順口。距山東登萊甚近。順風揚帆。一日夜可達。明時運糧運貨。往往由此。若永樂宣德間。海運則自旅順口徑達開原城西老米灣。舊跡猶存。可得而考也。

古甯江州應在今厄黑木站。扈從東巡日錄。指爲大吳喇者非是。按松漠紀聞。來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而來流城卽在甯江州西。金太祖紀。十月朔。克甯江州城。次來流城。可證。今去混同江東百十里者。正厄黑木站。特不知何水爲來流河故跡。若大吳喇則在混同江邊。何百十里之相去耶。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如獻喜嶺、盤頭嶺之類。戴石者曰拉。亦作礫。如拉伐、必兒漢必拉之類。平地有樹木者曰林。如惡林、王家林之類。山間多樹木者曰窩稭。亦曰阿機。盛京志作窩集。實錄作兀集。秋笳集作爲稭。如那木窩稭、色出窩稭、朔爾賀綽窩稭之類。瀑布曰發庫。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寬甸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懶。山之毀者曰哈達。（達讀作平聲。）如山陰哈達之類。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士著自言與滿洲同祖。而役屬於蒙古。（蒙古之名始於元。唐書作

蒙兀部。宋作冒骨子。契丹事迹作蒙骨國。之科爾沁。一作好兒趁。與察哈爾虎墩兔同祖。住牧東北邊外。去建州最近。明萬歷二十一年癸丑九月。其長瓮阿代貝勒、莽古思貝勒。明安貝勒。同葉赫等八國之師犯興京。敗歸後。明安貝勒以女進太祖。莽古思貝勒以女進太宗。遂爲外藩四十九旗之長。凡自船廠往墨兒根、愛渾、黑龍江者。由此。按天聰八年十一月。霸奇蘭等征黑龍江。命由科爾沁國舅吳克善莽古思貝勒之子。所屬之席北綽爾門地方經過。則爲東北衝途也久矣。特以地屬外藩。公行刦奪。而莫能禁。行旅每視爲畏途耳。

黑龍江。卽薩哈連元喇。源出塞北。愛渾一作艾虎城。在船廠東北。後魏時曰黑水部。屬勿吉。唐曰黑水靺鞨。置黑水府。唐開元十六年。以其部落都督賜姓名曰李獻誠。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金曰合懶路。元曰合蘭府水達達路。合蘭府設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朵憐。曰脫斡憐。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民。錢糧戶數共二萬九百六。明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大清天命元年八月。太祖命達爾漢順科落巴圖魯征之。江水每九月始冰。時流漸忽合若浮梁。遂濟。取屯寨十一。後朝貢爲羈縻國。康熙十三年始築城。二十二年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三員。滿洲一。水手一。索倫一。滿洲披甲千人。索倫披甲千人。所謂黑龍江新披甲是也。凡強盜竊盜免死者。多給爲奴。大船四十。花船七十。槳船十七。而以船廠甯古塔流人爲水手幫兒。各八百二十四人。二十九年。將軍統其半駐墨兒根。以衞索倫。索倫者。屬國也。按實

餘天聰八年五月黑龍江索倫頁目巴爾達齊來朝貢貂皮十月巴爾達齊又率京古齊哈拜孔恰泰哷都漢內赫徹特白哈爾塔等朝貢其未附屯寨則於崇德四年十一月遣曹海等六年七月遣席特庫等會蒙古敖漢奈曼哷喇忒四子諸郡調度征之乃爲屬國。產美貂。號索倫皮。與西北阿羅斯爲鄰。阿羅斯一作俄洛斯。卽羅刹。邊外呼爲老鎗。爲人深目碧瞳。隆準黃虬。髯長身多力而好睡。睡輒不卽覺。長於步戰。善鳥鎗。不畏弓矢。矢著身。徐徐拔之。相視笑。自言自開闢至今皇帝之丁卯。共七千九百十有四年。其族卑幼見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右肩。次指左右膝。或曰先指額。次腹。次右肩。次左肩。西洋所謂反十字也。最奉佛。見必俯伏而哭。或曰非佛也。奉者天主。俯伏而哭者。天主教也。其居室正方。上下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類西洋。其帽青頂。縫貂於內。外綴珠寶珊瑚。或用猩猩氈縫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賤者著朵羅尼。貴者貂銀鼠。緙錦蒙其表。綴珠寶珊瑚金剛鑽於邊。而絕少紬緞。其錢銀質無肉好。大若瓜子。率重一分。陰作交戟或人馬形。陽則其國書也。若梵經一錢必書數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臘底諸話。臘底諸者。西洋諸國之官話也。其氈厚若山西毛頭。大減十之三。微贍。中有暗花。若戈戟之狀。色白。其菜蓳若蒿苣而短。葉若蕨。包者白。舒者青。魚腥臭食之味淡。其所食多虛糕。如今之西洋糕者。而色純白。軟潤經月不硬。其國都相傳在正西之北。高海中。水陸曉夜行十三閱月。乃至雅克薩城。而西陲今略以爲在金山西北。七日出塞紀略以爲漢之堅昆唐之黠戛斯。又曰紇吃斯。王秋澗玉堂嘉話。則以爲古烏孫。卽今斡落絲。余以滿音叶之。此音本在烏斡孫絲之間。而無適合之字。譯者不得已。以已音之相近者當之。中原譯者。音隨地變。以訛傳訛。名稱遂異。不知其國固二千年如一日也。余向見秋笳集作烏孫。以爲非。後從塞外見其國人狀貌皆與顏師古注烏孫者合。因復疑之。今得秋澗語。始恍然矣。至於地之方位。路之遠近。余不暇辨。康熙四年乙巳。阿羅斯率八十餘人入索倫部。取貂皮而淫其婦女。臥未覺。甯古塔將軍巴海輕騎往襲之。盡殲其軍。脫者四人耳。於是築城於雅克薩。爲邊患者二十餘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天子命舅舅公佟國綱內大臣索額圖、往諭禍福。乃毀雅克薩城。退地五百里。以尼不楮爲界。而索倫貂乃盡貢內府矣。

虎兒哈河卽鏡泊下流。盛京通志。甯古塔城西南百里有湖。廣五六里。袤七十里。土人呼爲必爾騰。卽鏡泊也。中有三山。曰俄莫賀昂阿山。阿克善山。牛衆山。阿克善牛衆兩山之間。有巖曰白巖。湖之西南。虎爾哈河東流入湖之處。有隼曰呼客兔。崖湖水東注。飛瀑騰空。奔浪霄吼。聲聞數十里。土人呼爲發庫。金呼里改江也。闊二十丈。源出色出窩稽。繞甯古塔西南。東北折入混同江。匯黑龍烏蘇里二江入海。其水色白味甘。在第二泉上。飲之益人精力。或曰參水也。故能然。

甯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天東小記作烏黑法喇。在萬山中。廣二十餘里。袤百餘里。其平若砥。色或青或黑或紺。或若龜文。或若羊肚。又復嵌空玲瓏。馬蹄蹙蹙然。若行鼓上。而曲池橫沼。志所稱如井如池。如盆如盂者。盛京志。孔洞大小不可數計。或圓或方。或六隅八隅。如井如盆如池。或口如盂而中如洞。深或丈許。或數尺。中有泉。或生魚。或生草木。莫不凍魚鼈焉。

甯古塔城。舊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康熙五年移於覺羅城西南。去覺羅城八里。今梅勒章京所居者。新城也。新城建。舊城遂廢。人呼之爲舊街上。

甯古塔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繞其前。木城周二里半。東西南各一門。外爲土城。土城本周十里。四面有門。今皆圮。惟臨河西南面壁立耳。公衙門及梅勒章京居。在木城內。餘官兵及民。皆散住東西南土城內。合計不過四三百家。屋皆東南向。立破木爲牆。金志。以木爲牆壁。覆以莎草。厚二尺許。草根當簷際。苦斬。綯大索牽其

上更壓以木。蔽風雨。出瓦上。開戶多東南。（金志獨開東南一扉。）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東。就南北炕頭作竈。上下男女。各據炕一面。（金志穿土爲床。竈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夜臥南爲尊。西次之。北爲卑。曉起則疊被褥。置一隅。覆以氈。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麗紙。寒閉暑開。兩廂爲碾房。爲倉房。（滿語曰哈勢。）爲樓房。（用貯食物。）四面立木若城。（名曰障子。）而以棚爲門。（金志聯木爲柵。）或編樺枝。或以橫木。廬舍規模。無貴賤皆然。惟有力者。大而整耳。

自混同江至甯古塔。窩稏凡二。曰那木窩稏。（一作諾木阿機。又作納本阿機。明初置納木河衛。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大清命額宜都取之。）曰色出窩稏。（一作色赤阿機。盛京志作色齊窩集。）那木窩稏四十里。色出窩稏六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開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則冰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爲波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蝱白戟之類。攢嚙人馬。馬畏之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烟以驅之。夜據木石。燎火自衛。山魈野鬼嘯呼。噉人心膽。餒則咽乾糧。或射禽獸。燒而食之。糧盡又無所得。久之水不涸則死矣。凡入窩稏者。必掛一物於樹。言笑不敢苟。若齋然。否則多蹈蹬。或曰山神爲祟云。（扈從東巡日錄云。烏稏中

皆喬松，及樺柞樹，間有榆根，鱗接虬蟠，縈山帶澗，蒙密紛糾，白晝晻曖，霜旦葉彫，略見曦月，樹根亂石，礫磽錯落，疑無道路，供奉得之傳聞記載，雖不甚詳，然其大概，略可想見矣。

自山海關至十三站，連岡複嶺，無徑寸之木，自十三站至奉天，平壤爲多，自奉天至柳條邊，山野相錯，或斷或續，自柳條邊至混同江，岡嶺似十三站，而草木則隨地皆有，自混同江東尼失哈站，至必兒漢必拉，半屬窩稭，崎嶇陰慘，不類人間，至沙蘭則又別有天地，而甯古塔尤佳，惜四山樹木，爲居人所伐，鬱葱佳氣，不似昔年耳。

甯古塔西南六十里沙蘭，南有舊城址，天東小記作火茸城，大與今京城等，內紫禁城，石砌女牆，下猶完好，內外街道隱然，瓦礫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爲東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爲金之上京，是以盛京志作金上京會甯府。接金史上京路，卽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祐二年遷都於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甯府，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爲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其宮室有乾元殿、慶元宮、宸居殿、景暉門、敷德殿、延光門、宵衣殿、穆古殿、明德宮、涼殿、延福門、五雲樓、重明殿、東華殿、天門殿、混同江行宮、春亭、天元殿、世德殿、永祚宮、光興宮、雲歸亭、臨漪亭。余按史志，遼金東京，在今遼陽州，士人之言固非，而盛京志亦未可盡信，嘗考金史地理志，上京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甯頭舖，四十五里至第二舖，三十五里至阿薩舖，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厘舖，七十里至賓

州、接金史、賓州本渤海城、在鴨子混同二水之間、渡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甯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窩稽嶺上土城址尚在、今人指爲金時關門者、安知非是、然則沙闌之金碧猶存者、其始熙宗天眷以後之北京歟、

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國分界、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眞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濱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尙凍、）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

沙闌城內存石塔一、石觀音一、康熙初、觀音首脫、鼻端微損、新鄉張司空甲公（名縉紳）參、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餘、己巳六月、甯古塔鑲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媽病且死、夢石觀音至其家、遺命長子吳達哈爲屋以蓋之、吳達哈出五十金屬西關吉林下觀音廟僧淨金董其事、淨金又募得數十金、冬十二月、入窩稽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此余所目擊者也、又往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與劉侍御命人往觀、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聖、次曰儒生盛於東觀、次曰下瞰闕庭、書類率更、令蓋國學碑也、又土人云、城內雖無居人、遠望之猶有王氣、城北十餘里有兩石橋、橋九洞、今

石雖圮。柱尚在。又將軍安珠瑚使人浚井得硃漆井亭木方尺。顏色甚鮮。

五國城就徽欽之死斷之。似一城而五國其名考。考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剖阿里國、曰盆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爲在三萬衛北。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載大明一統志。或以爲在羌突里噶尙。吳漢槎曰。自甯古塔東行六百里。名羌突里噶尙。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焉。疑卽是。或以爲在朝鮮北境。扈從東巡日錄。朝鮮北境近甯古塔者。有安置徽欽故城。在山頂之上。或以爲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南燼紀聞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又遷西河州。又遷五國城。其地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余按金史。徽欽以金太宗天會六年七月乙巳赴上京。十月徙韓州。七年七月丁卯徙鶻里改路。地名皆不相合。此書之僞無疑。或以爲甯古塔相近。搶頭街有舊城址。五。疑卽是其說紛紛不一。而余以爲徽欽自徙鶻里改路之後。未聞再徙。則五國城自在鶻里改路境內。而鶻里改者。卽虎兒哈胡里改之變書也。搶頭街之說。庶幾近之。

黑龍江元史作合蘭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爲一。而其源則相去甚遠。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大誤。又兩江之水。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略如柳汁耳。金志及松漠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皆不可信。

柳邊紀略卷之二

自京師至甯古塔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京師四十里至通州。二十里至燕郊。二十里至夏店。三十里至三河縣。縣近七渡、鮑邱、臨洵三水故名。三十里至邦均。二十里至段家嶺。三十里至別山。二十里至枯樹。三十里至玉田縣。古無終國、水中白沙可治玉。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豐潤縣。二十里至板橋。三十里至榛子鎮。松漠紀聞作榛子店。三十里至新店堡。二十里至沙河。二十里至野雞坨。十五里至安和店。店東北十餘里有首陽山、山麓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廟。廟有清風樓、土人呼爲洞山。二十五里至永平府。古孤竹國、秦漢爲右北平。松漠紀聞作平州。三十五里。松漠紀聞作四十里。至雙望。二十里至盧峯口。十五里至撫甯縣。二十里至榆關。或作渝關、又曰臨渝、以渝水名。松漠紀聞、營榆關至雙望店七十里。二十里至深河。三十里至范家店。三十里至山海關。三里至歡喜嶺。五里至八里舖。明崇禎初、經略王在晉請城八里舖以衛山海關。旋罷。五年又以山永巡撫楊嗣昌言、設兵五十名。十二里至老軍屯。三十里至高粱站。十八里至前衛。十五里至涼水河。十里至葉家坟。三十里至中後所。明崇禎五年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東光站。十二里至望海店。三十

里至七里坡。十二里至曹莊。十里至甯遠州。明初置甯遠衞。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四員、千戶二十五員、百戶五十七員、鎭撫七員、經歷一員、敎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六年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把總九員、主兵三千八百八十八名、各兵家丁二十三名、獨輪戰車一百輛、馬三千三百六十八匹、騾五十頭。四十二年設甯前兵備道一員。今悉裁去、惟設知州吏目學正訓導各一員。十八里至雙樹舖。天聰二年五月、太宗攻甯遠不克、回兵駐此。十二里至連山。十八里至塔山。明時甯遠衞中左所千戶駐此。十二里至高橋。十八里至杏山。明末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松山。明初廣甯中屯衞中左所千戶駐此。崇禎間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小凌河。十里至雙陽店。二十里至大凌河。明初廣甯左屯衞中左所千戶駐此。自遼陽失後、遂爲要地。總兵祖大壽等統重兵於此拒守。三十里至十三站。即十三山。胡嶠陷虜記云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四十里至閭陽驛。遼乾州廣德軍奉陵縣。金閭陽縣。二十里至壯振堡。十里至興隆店。十五里至二臺子。十里至顧家子。三十里至中安堡。十八里至羊腸河。按三鎭邊務務要、羊腸河在鎭遠等堡邊外、係朵顏衞任牧之所、今爲內地。十五里至小黑山。二十里至胡家窩。三十里至二道井。二十里至一半拉門。三十里至白旗堡。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朔己酉、天子駐蹕於此。鑿百井以供行營。三十里至劉河溝。十里至黃旗堡。八里至小黃旗堡。二十二里至巨流河。即遼河。一名枸柳河、又作句驪河、源出靺鞨北諸山。清初築小城於河上、名曰開城。十五里至顧家子。二十五里至老邊。三十里至大石橋。一名永安橋。三十里至

奉天府。松漠紀聞作瀋州。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衞、領所五、設指揮使三十二員、千戶二十一員、百戶五十七員、鎭撫經歷各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年設遊擊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九員、主兵七千九百八十七名、客兵家丁四十八名、獨輪戰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五千三百八十八匹、騾五十頭。今改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二員、固山大八員、噶喇章京八員、牛彔章京口員、代子口口員、筆帖式口員、披甲三十名、馬匹。又設府尹一員、府丞治中各一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戶禮兵刑工五侍郎各一員、郎中七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六員、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二十里至大窪。二十里至蒲河。明時設千戶所。十里至汎溝舖。二十里至懿路站。即金撻懶縣。明時鐵嶺衞左右千戶所駐此。二十里至范家屯。十里至新舖。三十里至鐵嶺縣。明初建鐵嶺衞、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八員、教授訓導各一員、鎭撫二員、經歷二員、千戶二十六員、百戶六十四員。又設備禦一員、領把總二員、主兵二千三百八十一名、馬五百五十八匹、獨輪戰車一百輛。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十里至高麗站。五里至平定堡。五里至山頭舖。四十里至開原縣。明初置遼海三萬二衞、領所十七、設指揮五十一員、千戶三十二員、百戶九十三員、鎭撫六員、經歷二員、教授訓導各一員、知州吏目各一員、又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十四員、主兵一萬五百二十名。獨輪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二千八百二十五匹、騾五十頭。又設兵備道一員、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披甲一千名。十五里至開原站。十五里至柳條邊威遠堡門。四十里至棉花街。五十里至也合站。盛京志及太祖實錄皆作葉赫。明時北關也。五十里至火燒嶺。三十里至黑而蘇站。三十里至小孤山。四十里至大孤山。扈從東巡日錄載康熙二十一年天子去時路程、奉天東北八十里爲撫順舊堡、爲流璃河、爲札凱、爲嘉祐禪爲曾家寨爲哈達河、爲耿家莊柳條邊爲鷄鷹坡、爲庹格爲庫魯爲三丸山爲夸臨山河、

爲阿爾濟訥門、阿爾濟訥門者、蒙古語、漢言大孤山也、乃與驛路合。三十五里至易屯河。一作一統河、又作亦屯河、明正統間置衞。二十五里至一把旦、二十五里至石頭河。三十五里至雙陽河。六十里至衣兒門。一作引門河、明正統間置衞。二十里至沙葬。一作薩龍河。三十里至拉溪、二十里至搜登。一作蘇敦。二十里至水哈。三里至小水哈。五十里至船廠。十里過混同江至尼失哈站。三十里至交密峯。四十里至厄黑木站。十里至那木窩稽。三十里至山神廟。五十里至拉筏站。七十里至退屯站。一名昂邦多紅、昂邦者、大人、多紅者、渡口也。三里至色出窩稽。六十里至朱倫多河。五十里至俄莫賀索落站。一百四十里至必兒潰必拉站。四十里至德林。二十里至沙闌站。四十里至藍旗溝。四十里至甯古塔。元史地理志、胡理改斡上都、開平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大都者、燕京也、又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故元鎮海千戶速哥帖木兒、木荅哈、千戶完者帖木兒、牙闌、千戶早花、自女直來歸、言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渾至斡朶憐一千里、斡朶憐至訖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訖溫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樂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隘口至乞列憐一百九十里。

出海關外、奉天將軍所轄二十四站、曰沙河站、東光站、甯遠州、高橋站、小凌河站、十三站、廣甯驛、舊肅河

站、二道井站、白齊鋪、巨流河、舊邊站、盛京驛、石榴河、東京驛、狼子山、甜水站、連山關、通源堡、雪裏站、鳳凰城、高麗堡、威遠堡、伊魯站。

甯古塔將軍所轄二十二站。曰葉赫站、黑爾蘇阿爾灘、額木爾站、一把淡站、蘇瓦鹽站、伊爾門站、叟登站、尼什哈站、額黑木站、額伊虎站、托伊屯站、鄂木合棱羅站、畢爾漢畢喇站、沙鹽站、甯古塔驛、吉林城、錦州、俄佛羅站、發忒哈邊界、蒙滾河、孫查包速素舍里村、白都訥村。

黑龍江將軍所轄十九站。曰茂欣速素站、古魯村站、他爾哈池站、多耐站、温托渾池站、忒墨得黑村、布克村、塔哈兒村、甯年池站、喇哈岡、帖薄兒德村、喀母尼喀俄佛羅站、乙喇喀池站、墨爾根村、科落爾河站、喀爾喀爾幾河站、庫木爾山站、額雨兒站、黑龍江。

康熙十六年丁巳。甯古塔梅勒章京薩不蘇。（不蘇後爲黑龍江將軍。）以繩量道里、兩度爲丈、百八十丈爲里、自甯古塔西關門始、至船廠東關門止。凡九萬八千丈、爲五百五十里。今分八站、作六百三十餘里。然以中國之里較之、直千里之外矣。

盛京戶部設滿洲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四員、員外郎七員、主事二員、司庫三員、禮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四員、主事五員、助教二員、讀祝官八員、贊禮郎

八員、筆帖式十二員。兵部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八員、主事三員、刑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六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二員、筆帖式二十三員。工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五員、主事二員、司務一員、司庫一員、筆帖式十七員、烏林人七員。管匠役官一員。管理修陵漢軍四品官一員、五品官一員、管理各項匠役漢軍六品官一員、看守篤恭殿漢軍六品官一員、分掌百工營作山澤採捕等事。按會典、國初設各部承政、參政、啓心郎、筆帖式等官。順治元年裁併奉天將軍管理。康熙中復設今官。

三陵　按實錄、永陵在興京啓運山、葬肇祖、興祖、景祖、顯祖。福陵在奉天府承德縣天柱山、葬太祖、壽康太妃在其右。昭陵在奉天府承德縣隆業山、葬太宗、懿靖大貴妃、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孝惠章皇后、孝恭仁皇后、孝敬憲皇后、孝聖憲皇后、孝儀純皇后、孝淑睿皇后、孝賢純皇后、孝穆成

三員、驍騎校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二百十四名、與京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開原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一百七十二名、錦州府設城守尉一員、佐領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筆帖式二員、兵五百三十名、前錦州設防守尉一員、佐領二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二員、馬兵一百五十名、步兵五十名、內佐領驍騎校各一員、兵一百名、移駐中後所、易州設城守尉一員、伊[illegible]希大二員、拜他喇布勒哈番一員、拖沙喇哈番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八品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兵九百七十名、山海關至威遠堡等八門、每門設守禦一員、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一名、兵十名、甯古塔、烏喇等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按實錄及會典、甯古塔駐防、自天聰十年備禦臭巴海始、後撤還、順治十年設昂邦章京、以鑲藍旗薩兒吳代爲之、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爲將軍、十五年移將軍及一副都統駐船廠、留一副都統駐甯古塔、副都統本名梅勒章京、十五年改今名、協領八員、烏喇六員、甯古塔二員、佐領五十八員、烏喇四十六員、甯古塔十二員、防禦二十四員、烏喇二十員、甯古塔四員、驍騎校五十八員、烏喇四十九員、甯古塔九員、管船礮水手總管一員、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四員、在烏喇、督管驛站六品官一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四員、兵三千九百二名、內防甯古塔兵三百五十名、畢勒臺邊門設防禦四員、兵八十名、愛渾（卽黑龍江）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四十員、防禦十六員、驍騎校四十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一員、兵二千名、遊牧地方、每旗設蒙古總管一員、副管二員、

關東糧運始於康熙二十二年按會典於開成鄧子村易屯門及易屯口等處設倉每歲農隙之時運米開成倉內春秋二季以舟運至鄧子村倉又自鄧子村陸運百里至易屯門倉由易屯河舟運至易屯口直達混同江給烏喇兵糧遼河運糧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用滿兵三名水手六名奉天府州縣月給工食每名銀一兩免其差徭易屯河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混同江大糧船八十隻每船載米二百石烏喇船廠船六十四隻大船七十隻其水手皆甯古塔將軍分派

甯古塔至黑龍江設專管修理糧船漢軍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二員撥什庫八名盛京甯古塔黑龍江駐防官員缺出該將軍副都統將本處本旗應陞官內揀選一員咨送兵部及在京本旗固山額眞固山額眞又將在京應陞應補官內派出數員一同引見然外送者恆用十之九至兵丁亡故老病退甲之缺有子嗣者准其頂補若無子嗣將軍副都統將伊奴僕頂補如有承受家產之主在京情願取回其僕者令其撤回缺另酌補

凡公務差遣官兵至京騎本身馬者甯古塔人春冬喂養二十日夏秋十五日盛京人春冬十五日夏秋十日其自京駐防甯古塔官兵馬匹冬月在盛京歇養一月春月歇養二十日兵部發往空馬冬月養二十日春月十五日此定例也然行旅往來則皆喂四十日而後行

明時遼鎮邊外部落分爲二種在西北者曰三衞按三衞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黑龍江南連薊遼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驅其酋走松漠開後魏之先復居

故地。號卜莫奚。唐述谷渾。宋屬奚丹。名兀哈良元。卽奚都。置大寧千戶所。明初故元遼王惠寧土朶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卽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爲寧王以鎭之。二十一年置三衞。成祖靖難。患寧王躡其後。乃陰說三衞兵於寧王郊餞時。一呼皆戰。遂擁寧王入松亭關。事平徙

三衞者。泰寧、其地西自廣寧前屯衞邊。東至廣寧白雲山。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衞。以故元遼王寧王於南昌。盡割大寧以與三衞。阿禮失里爲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數年之後。卽糾他部犯邊。陽順陰逆。迄無寧時。明末喀喇沁福餘、其地西自廣寧白雲山起。東至開原止。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衞。以故元惠寧王海撒男苔奚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正統間同也。先入寇。不得利。反爲也先所掠。後遂衰。朶顏其地自開平起。至山海關止。明洪武二十二年置衞。以朶顏元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後乃陽順陰逆。每導韃靼入犯。至啓禎間三十六家之長。哈喇愼部布顏台吉。蘇布地等。遂爲大淸外藩。

也在東北者曰女直。女直種三。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爲野人女直。置都司一、曰奴兒干都司。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忽剌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把剌苔喀來朝。置奴兒干衞。以把剌苔喀、阿剌孫等四人爲指揮同知。古驎等爲千戶。所鎭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七年閏四月。設奴兒干都司。以東寧衞指揮康旺爲都指揮同知。與兵二百護印。千戶王肇舟等爲都指揮僉事。統其衆。歲貢海青貂皮等物。仍設狗站遞送。六月置經歷司經歷一員。十二年閏九月。命遼東都司益兵三百。往護其印。踰二年遣還。宣德三年正月。命都指揮康旺、王肇舟、佟答剌哈、往奴兒干之地。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并賜都司銀印一、經歷司銅印一。六年五月。命都指揮同知佟答剌哈之姪勝襲爲都指揮僉事。八年七月。佟答剌哈妻王氏來朝。貢馬及方物。八月。以都指揮使康旺之子康福襲爲都指揮同知。閏八月。以都指揮同知王肇舟老疾。命其子貴襲爲都指揮僉事。食副千戶祿。

置衞三百八十一。合三衞卽三百八十四矣。曰建州衞、按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衞。以阿哈出爲指揮使。餘爲千百戶鎭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四年十一月。木楞古野人頭目佟鎖魯阿等四十人來朝。命爲建

州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賜以冠帶及鈔幣有差。六年三月、忽的河法胡河、卓爾河、海剌河、等處女直野人頭目哈剌等來朝、遂併其地入建州衛。命哈剌等爲指揮千百戶、賜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八年八月、以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等從征有功、賜阿哈出姓名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百戶阿剌失曰李從善。可　曰郭以誠。陞李顯忠爲都指揮僉事、從善以誠俱爲正千戶。十年十一月、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等奏、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指揮李速赤歹、都劉不顏等、悉挈家就建州居住、歲祿之食、上命發倉粟賑之。十五年十二月、李顯忠奏、願舉地面月兒速哥願舉家屬歸附、居建州、從之。仍賜賚如例。十六年二月、以李顯忠奏、陞指揮僉事。哈嘛忽等爲指揮同知、副千戶失剌等八人爲正千戶、百戶也兒吉納等四人、幷所鎮撫哈苔等二人爲副千戶、俱賜敕襲、論賞賚有差。十七年三月、以李顯忠所舉女直也住等二十七人爲指揮千百戶、賜鈔幣有差。十八年正月、欽眞河等處女直野人兀令哥等來朝、命兀令哥爲副千戶、木郎哈爲百戶、宣德元年三月、陞李顯忠子建州指揮李滿住爲都指揮僉事。四年三月、李滿住請入朝充侍衛、賜敕論止之。五年四月、李滿住奏請與朝鮮互市、朝鮮不納、上復諭止之。六年正月、李顯忠妻康氏及指揮僉事金家奴來朝、貢馬及方物。八年二月、陞指揮僉事不顏禿爲指揮同知、正千戶迭卜爲指揮僉事。十一年三月、陞指揮使歡赤爲都指揮僉事。五月、陞指揮僉事木苔兀爲指揮同知、正統元年閏六月、李滿住遣男古納哈等來朝、貢馬、幷送還東甯衛逃移人四十八名。上嘉之、賜綵幣靴帽有差。二年五月、陞指揮僉事金家奴爲指揮同知、副千戶牙失爲指揮僉事、所鎮撫阿不蘭爲副千戶。三年二月、李滿住率衆至朝鮮必也城相仇殺。上諭止之。六月、李滿住遣指揮趙歹因哈奏、舊住寧諸江、屬被朝鮮搶殺、今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上從之。後滿住同童山納福餘衛韃靼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往招、滿住等入謝。時諸部以也先之難、多失勅印、無職銜、減宴賞、怨怨而叛。成化三年九月、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等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兵五萬、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碁諸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會朝鮮兵搗巢、獲指揮若女等千人、併誅滿住。

建州左衛、

按實錄、永樂十年置。十五年二月、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奏、舉以頭目卜顏帖木兒速哥等爲指揮千百戶、宣德元年正月、命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爲都督僉事、賜冠帶。戊午命指揮僉事木苔哈爲指揮同知、正千戶牢若禿爲指揮僉事。八年、野人阿

速江等衞。弗甘哈木、甘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子阿古等。盡取其財。猛哥帖木兒子童倉與其叔凡察及百戶高早花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鏡池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二年十一月。童倉奏請敕諭上敕朝鮮國王李裪送童倉等家至毛憐衞。轉送出境。又命猛哥帖木兒子童山襲爲本衞指揮使。五年。童倉隨其叔凡察逃往建州。朝鮮慮其與建州都指揮李滿住同謀生釁。奏請敕諭。九月上降敕諭之。童倉等又奏開原女直馬哈剌等從朝鮮國回內一百七十餘家爲朝鮮所留。土人百戶高早花等四十一家。被毛憐衞所留。請上敕諭。六年正月。陞指揮董山爲都督僉事。董山與凡察不和。六月敕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察之。後結福餘衞韃靼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翱遣指揮王武等往招董山入謝。以晏賞薄。怨叛。潛結朝鮮。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天順三年。巡撫程信使自在州如州佟成廉得其制書。遣使往問。各上表貢馬謝罪。成化二年。董山糾毛憐海西入寇。遣都督武忠花諭山亦悔。走闕下。以語言不遜。鴈廣甯尋釋還。三年。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廣甯。誅之。

建州右衞、按實錄。宣德七年正月。建州左衞都督僉事猛哥帖木兒。遣其弟指揮僉事凡察等。貢馬及方物。三月。凡察以招撫遠夷。陞都指揮僉事。賜敕勞之。九年二月。凡察授都指揮。裂後六年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使。

幹木河。殺賊有功。陞爲都督僉事。仍掌衞事。四月。凡察奏。去年野人阿速江等衞。木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其兄都督猛哥帖木兒。姪阿古等。盡取其財。請發兵問罪。上遣指揮僉事施者顏帖木兒等。賚敕令建州左衞指揮同知扎剌兒。往諭木答忽等。十月復諭。凡察與猛哥帖木兒之子童倉等。潛往朝鮮鏡池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童倉奏。上敕諭朝鮮送凡察等家至毛憐衞。轉送出境。三年正月。凡察來朝。貢馬。五年九月。凡察自朝鮮逃回。同原叛土軍馬哈剌等四十家至蘇子河。敕諭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於三土河及豬諸江逸西古河兩界開。令凡察同建州衞都指揮李滿住居住。六年二月。朝鮮國王李裪奏本國逃民童者音波說。凡察李滿住謀於東八站搶劫朝鮮回國使臣。上敕禁之。且令與童山輪次來朝。又諭建州衞都指揮李滿住。兀者衞都指揮使剌嗐。嘔罕衞都督僉事乃胯。勸諭凡察。勿復爲惡。三月。凡察奏辨。上復敕諭之。察與董山不和。先是七姓野人之亂。建州左衞印失。宣德間又頒新印。令凡察掌之。既而董山復得舊印。敕命山與凡察協同署事。繳還舊印。都指揮李章加等奏。保凡察獨掌衞事。

上令仍緻新印凡察匿不肯出乃更分建州左衞置右衞使董山以舊印領左凡察以新印領右傳至本朝肇祖原皇帝都督孟特穆復七姓野人之仇至俄朵里城西千五百里蘇克蘇滸河虎欄哈達山下黑圖阿喇居焉黑圖阿喇者即今之輿京也。兀者衞、

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野人部將西陽哈等百三十四人自遼東來降賜衣各一襲尋加賜白金千三百七十兩永樂元年十二月忽剌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西陽哈鎖失哈等來朝貢馬百三十匹置兀者衞以西陽哈爲指揮使鎖失哈爲指揮同知吉里納等六人爲指揮僉事餘爲衞鎮撫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永樂九年十月命能哥等爲指揮同知兀塔出等爲指揮僉事。兀者左衞、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兀者衞頭目脫脫哈等五十三人來朝別設兀者左衞以脫脫哈爲指揮同知末合亦吉等爲指揮僉事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兀者右衞、兀者後衞、按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頭目那海乂不扎尼等來朝設兀者右衞以那海爲指揮同知設兀者後衞以乂不扎尼爲指揮同知羅卜灘咩哥迭爲指揮僉事餘各授官賜誥印冠帶及鈔幣襲衣有差永樂十四年七月命女直野人保童爲兀者右衞指揮同知塔失塔木等二十三人爲指揮僉事兀剌納等十四人爲副千戶忽失塔等二人爲衞鎮撫忽失納等八人爲百戶兀黍哈爲所鎮撫俱賜誥敕。失里錦衞、虎兒文衞、按實錄永樂三年正月虎兒文等處女直野人韃靼頭目綽魯不乃也兒古尼尼往哥赤等來朝設失里錦虎兒文二衞以綽魯不乃也兒古尼等六十四人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撒力衞、按實錄永樂三年二月把瞞等處女直野人卯乂等來朝設撒力衞以卯乂爲指揮僉事賜誥印冠帶及襲衣鈔幣有差。赤不罕衞、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韃靼失兒哈達兒等來朝設赤不罕衞以失兒哈達兒等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屯河衞、安河衞、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女直野人頭目可憐哥歹顏哈等四十九人來朝設屯河安河二衞以可憐哥等爲千百戶衞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毛憐衞、按實錄永樂三年十二月毛憐等處野人頭目把爾遜等六十四人來朝設毛憐衞以把爾遜等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九年九月建州衞都指揮李顯忠舉其弟建州衞指揮僉事猛哥不花等十八人命爲毛憐等衞指揮使等官十四年正月指揮使猛哥不花等率其部同建州衞都指揮僉事

李顯忠來朝賜予如例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衞都指揮李滿住奏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憐衞事其衞印被指揮阿里占藏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荅失里襲職仍掌衞事乞給印以便朝貢奏事其阿里印信不許行用上以阿里現在毛憐部下人衆宜與印信撒滿荅失里住建州衞與滿住給與印信文書

臣河衞 永樂三年置

右城衞 按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哈成哈等五十人來朝設右城衞以哈成哈爲指揮使餘爲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山衞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搭剌赤里伴哥等四十五人來朝設塔山衞以搭剌赤等爲指揮同知千百戶鎭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也吾衞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倒羅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兀也吾衞命倒羅爲指揮同知餘爲千百戶鎭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嘉河衞 四鎭三關志作斡灘河大明會典作灘納河

哈密衞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嘉河等處女直野人阿必察等百二十八人來朝貢馬設嘉河哈密斡難河三衞以阿必察等爲指揮千百戶鎭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斡難河衞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打葉等七十人來朝設塔魯木衞都督僉事阿速江速平江四衞以打葉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宣德八年阿速江等衞頭目弗荅哈等殺建州左衞都督猛哥帖木兒所謂七姓野人者是也九年十月因凡察奏敕弗荅哈等還其所掠人馬財物

塔魯木衞 祝孔革授塔魯木衞都督僉事

蘇溫河衞 按實錄永樂四年三月女直野人速魯董哈等來朝置吉河衞命速魯董哈爲指揮同知餘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阿速江衞 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忽剌溫三衞等處女直野人吉里納者哥等來朝置雙城等五衞以吉里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速平江衞 兀蘭衞亦兒古里衞脫木河衞福山衞大明會典作福三

雙城衞 實錄永樂四年八月兀喇等處女直野人乞剌尼紐憐等來朝置兀蘭等四衞以乞剌尼紐憐等爲指揮餘爲千百戶賜予如例

撒剌兒衞 四鎭三關志作剳竹哈大明會典作撒竹籃

亦馬剌衞 實錄永樂四年八月不臘哈赤等處野人乃兒不花等來朝置札木哈衞命乃兒不

脫倫衞 卜顏衞

札木哈

花爲指揮同知賜予如例。肥河衞、實錄永樂四年九月丞阿石魯山門等處女直野人哈合察等六十三人來朝置肥河衞命哈合察等爲指揮千百戶賜予如例。密陳衞、卜剌罕衞、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以苔魯能木里女直野人趙州不花乞歹不花忙古納等來朝貢馬置密陳卜剌罕二衞命趙州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扎童衞、四鎮三關志作割童衞。撒兒忽衞、罕答河衞、實錄永樂四年十一月扎童撒兒忽罕苔河等處女直野人顏赤不花等四十人來朝貢馬置扎童等衞命顏赤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木魯罕山衞、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吾藍兒等處女直野人火失剌程哥納乞等來朝置木魯罕山衞于掃隣狗站之地命失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兀者前衞、永樂四年置國朝典彙成化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衞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齊撫臣陳鉞徵赴廣甯勘狀散赤哈率所部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貢道不納散赤哈因糾建州三衞乘虛掠奉集諸堡陳鉞掩居近寨僧格十八族殆盡更以捷聞。亦罕河衞、納憐河衞、麥蘭河衞、斡蘭衞、馬英山衞、土魯亭山衞、木塔里山衞、朶林山衞、哈溫河衞、大明會典作哈里河。衞、俱永樂四年置。喜樂溫河衞、木陽河衞、哈蘭城衞、可令河衞、兀的河衞、阿古河衞、撒只剌河衞、依木河衞、亦文山衞、木蘭河衞、阿資河衞、甫里河衞、實錄永樂五年正月女直野人土成哈等二百二十五人來朝置喜樂溫河等十二衞命土成哈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二月女直野人咬納等三百人來朝命咬納等爲木蘭河衞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朶兒必河衞、實錄永樂五年正月朶兒必河恨骨河等處女直野人官夫苔蘭張禿等八十一人來朝置朶兒必河衞命官夫苔蘭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哥吉河衞、野木河衞、納剌吉河衞、亦里察河衞、答剌河衞、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可成哥等九十二人來朝置哥吉河等五衞命可成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納木河衞、甫門

河衞、實錄、永樂五年正月、納木里河女直野人白百會等來朝、置納木河等衞、命白百會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阿剌山衞、隨滿河衞、撒禿河衞、忽蘭山衞、古魯渾山衞、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巴思苔木咬納等五十人來朝、置阿剌山等五衞、命巴思苔木咬納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考郎兀衞、亦速里河衞、實錄、永樂五年三月、黑龍江等處女直野人早哈虎失忽等百七十人來朝貢馬、置考郎兀、亦速里河二衞、命早哈爲指揮使、虎失忽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國朝典彙、成化二年、建州左衞指揮董山糾毛憐海西入寇、遣都督武忠往救、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毋駕叛、皆帖首謝。野定兒河衞、卜魯丹河衞、實錄、永樂五年三月、女直野人賈虎失帖思哈等四十七人來朝、置野定兒河、卜魯丹河二衞、命賈虎失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如例。喜剌烏衞、實錄、永樂五年十二月、喜剌烏之地野人喜速烏河大明會典作的升哥等來朝、命的升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阿里河衞、永樂五年作阿吉河置。禿都河衞、實山衞、忽里吉山衞、列門河衞、莫溫河衞、阮里河衞、察剌禿山衞、嘔罕河衞、實錄、永樂六年正月、女直野人必禮等百六十人來朝、置禿都河等八衞、命必禮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月命平佳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有差。弗朶禿河衞、幹蘭河衞、薛列河衞、希灘河衞、克默而河衞、阿眞河衞、兀里溪山衞、撒乂河四鎭三關志作撒察河。衞、阿者迷河衞、木忽剌河衞、欽眞河衞、實錄、永樂六年二月、女直野人買令哈火禿等百六十五人來朝、置弗朶禿河等十一衞、賜予如例。八年十月、撒因加等來朝、命爲兀里溪山衞指揮等官、撒因加等願居安樂州、從之。九年十月、命鎭令哈爲薛列河衞指揮同知、撒因哈等爲指揮僉事。兀魯罕河衞、塔罕山衞、木輿河四鎭三關志作木輿。衞、益實衞、一作乙室。者帖列山衞、乞忽衞、剌魯衞、牙魯衞、友帖衞、實錄、永樂六年三月、暖暖

河等處女直野人普速等百二十人來朝置兀魯
罕河等九衞命普速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乞塔河衞實錄永樂六年十二月乞塔河女直野人乍里等來朝置乞塔河衞命乍里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童寬山衞永樂六年置葛林衞把城衞札肥河衞忽石門衞札嶺山衞木里吉衞忽兒海衞木束河衞好屯河衞實錄永樂七年三月葛林河等處女直野人禿木里等百一十人來朝置葛林等九衞命禿木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三年二月長亦八等女直野人卜叮你等來朝命爲忽石門衞指揮等官賜予有差伏里其衞實錄永樂七年四月奴兒干韃靼忽剌冬奴等六十五人來朝置伏里其衞命忽剌冬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弗提衞實錄永樂七年五月瓦剌命河等處野人塔失等來朝改忽兒海衞爲弗提衞以塔失等爲指揮等官乞勒尼衞實錄永樂七年四月奴兒干韃靼女直野人撒禿兀等來朝命爲乞勒尼衞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愛和四鎮三關衞把和衞實錄永樂七年八月愛和河站女直野人乞塔納等來朝設愛和把和二衞命乞塔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阿倫衞實錄永樂七年志作愛河衞也力哈等來朝設阿倫衞命也力哈爲指揮僉事歹羊哈等爲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塔麻速衞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官音扒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塔麻速衞命官音扒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失里木衞實錄永樂九年本衞女直野人哈升哥等來朝命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河屯吉衞古里河衞永樂七年置甫兒河衞使坊一作方河衞亦麻河衞實錄永樂八年二月女直野人那溪等來朝設甫兒河等衞命那溪等十九人爲指揮等官賜予如舊例法因河衞古木河一作古木山衞兀應河衞實錄永樂八年二月法因河等處野人禿剌等來朝設法因河等三衞命禿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年兀速麻河等處女直野人把失等十三人來朝命爲法因河衞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葛稱哥衞實錄永樂八年三月葛稱哥野人斜稱哥等來朝設葛稱哥衞命斜稱哥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舊例喜申衞實錄永樂八年十一月乞烈速

頭目干塔奴等來朝設宴申衛以干塔奴爲指揮僉事賜予如例。兀列河衛、卜魯兀河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早花等二十人來朝設兀列河等衛命早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木剌河衛、阿荅力河衛、實錄永樂九年二月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馬吉你等來朝置督罕河衛命馬吉你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只兒蠻衛、兀剌衛、順民衛、囊哈兒衛、古魯衛、滿涇衛、哈兒蠻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河衛、弗思木衛、實錄遼陽至佛出渾三千四百里佛出渾至弗思木隘口一千三百六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年八月奴兒干乞列迷伏里其兀剌囊加兒古魯失都哈兀失奚等處女直野人准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來朝貢方物置只兒蠻等十一衛命准土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斡朶倫衛、實錄佛出渾至斡朶憐一千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十月女直野人脫亦脫等來朝置斡朶倫衛命脫亦脫爲指揮同知猛哥弗兒哥爲指揮僉事兀的哥等爲副千戶等官賜予如例。卜忽禿河衛、阿兒温河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亦能哥斡羅失等來朝設卜忽禿河等三衛命亦能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故。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廣右等來朝設葛可河衛命廣右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故。塔速兒河衛、兀屯河衛、玄城衛、和卜羅衛、老哈河衛、兀列衛、兀剌忽衛、哈爾分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野人阿魯禿等百十五人來朝設塔速兒河等八衛命阿魯禿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失兒兀赤衛、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完者只魯兀等四十三人來朝設失兒兀赤衛命完者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卜魯兀河衛、永樂十二年置。忽魯愛衛、渚冬河衛、扎眞衛、兀思哈里衛、實錄永樂十三年十月考郎兀衛指揮同知牖納等來朝置忽魯愛等四衛陞牖納爲忽魯愛衛指揮使脫赤爲指揮同知苦出脫

幹等四十人爲指揮僉事。長家爲渚冬河衞指揮同知、吉當哈爲扎眞衞指揮同知、忽喀思爲兀思哈里衞指揮同知。忽禿等七十一人爲千百戶等官。賜予悉如例。吉灘一作吉灘河衞。舉女直野人牙速等堪任以職。設吉灘衞。以牙速爲指揮同知。亦里當哈等爲千百戶。賜予悉如例。亦馬忽山衞、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詔命女直野人鎖奴兀爲指揮使。哈哈爲指揮同知。木荅兀等七人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亦東河衞、亦速一作河衞、實錄。永樂十五年二月。安出河等處女直野人喀剌苦出等來朝。置亦東河、亦速河二衞。命塔剌迷苦出出卒哈爲指揮使。保迺剌忽等爲副千戶。散只木等爲百戶。索南哥等爲所鎮撫。賜予如例。阿眞同眞衞、實錄。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撒里亦荅等來朝。置阿眞同眞衞。授撒里亦荅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悉如例。益實左衞阿荅赤衞、塔山左衞、大明會典作塔山前衞。地緯云。南關故會速里忒授塔山前衞左都督。城討溫衞、以上俱正統間置。寄住毛憐衞內。可木衞失里衞、失木魯河衞、忽魯木衞、塔馬速衞、吉灘衞、和屯衞、和屯吉河衞、亦失衞、亦力克衞、納木衞、弗納河衞、忽失木衞、兀也衞、也速倫衞、巴忽魯衞、兀孛山衞、塔木衞、忽里山衞、罕麻衞、木里吉河衞、引門河衞、即依兒門地面。亦里察衞、只卜得衞、塔兒河衞、木忽魯衞、木荅山衞、亢山衞、可吉河衞、忽失河衞、脫倫兀衞、阿的納河衞、兀力衞、阿速衞、速溫河衞、結剌吉衞、撒剌衞、亦實衞、弗朶脫河衞、亦屯河衞、一作易屯河。又作一統河。在也合站東北百八十里。兀討溫河衞、甫河衞、剌山衞、阿者衞、童山寬衞、替里衞、亦力察河衞、哈里分衞、禿河衞、好屯衞、乞列尼衞、撒里河衞、忽思木衞、兀里河衞、忽魯山衞、弗兒秀河衞、沒脫倫衞、阿魯必河

衞、咬里山衞、亦文衞、寫豬洛衞、荅里山衞、古木河衞、刺兒衞、兀同河衞、出萬山衞、者屯衞、喜辰衞、海河衞、蘭河衞、朱州山衞、者亦河衞、納速吉河衞、把忽兒衞、鎮眞河衞、也速河衞、者剌禿衞、也魯河衞、亦魯河衞、失里兀衞、斡朵里衞、禿屯河衞、者林山衞、波羅河衞、朵兒平河衞、散力衞、密剌禿山衞、甫門衞、細木河衞、沒倫河衞、弗禿都河衞、者列帖衞、察扎禿河衞、出萬河衞、者帖列衞、兀失衞、忽里河衞、失里綿河衞、兀剌河衞、愛河衞、哈剌察衞、沒倫衞、卜魯衞、以哈阿哈衞、速江平衞、兀山衞、弗力衞、失即山衞、亦屯衞、木河衞、竹墩衞、河木衞、哈郎衞、歲班衞、失山衞、考郎衞、築屯衞、黑黑河衞、古城衞、弗河衞、文東河衞、阿古衞、弗山衞、兀荅里衞、納速河衞、失列河衞、朵兒玉衞、兀魯河衞、弗郎罕河衞、赤卜罕山衞、老河衞、竹里河衞、吉荅納河衞、者不登衞、也速脫衞、阿木河衞、顏亦衞、以上正統後置。山答衞、塔哈衞、弗魯納河衞、行子衞、兀勒阿城衞、阿失衞、吉眞納河衞、法衞、薄羅衞、塔麻所衞、布兒哈衞、亦思察河衞、失剌衞、卜忽禿衞、撒里衞、你賓衞、平河衞、忽里吉山衞、阿乞衞、台郎衞、塞克衞、拜苦衞、所力衞、巴里衞、塔納衞、木郎衞、額克衞、勒伏衞、式木衞、樹哈衞、肥哈荅衞、蓋干衞、英禿衞、乞忽衞、阿林衞、哈兒速衞、巴荅衞、脫木衞、忽把衞、速哈兒衞、馬失衞、塔賽衞、劄里衞、者哈衞、恨克衞、哈失衞、交校衞、葛衞、艾荅衞、亦蠻衞、哈察衞、革出衞、卜荅衞、蜀河衞、禿里赤山衞、賽因衞、忙哈衞、以上嘉萬間設。所二十四。曰兀者托溫所、元史地理志曰：桃溫設軍民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距上都開平四千里。又明太祖實錄：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佛

出渾至斡朶憐一千里。斡朶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托溫女直野人頭目喚弟等來朝。設兀者托溫千戶所。以喚弟等爲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鈔幣有差。可里踢所、女直野人頭目八禿卜花等來朝。設可里踢千戶所。以八禿卜花等爲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兀的罕　一作兀、實錄。永樂四年二月。所、與嘉河等衞同設。得的河所、與石河所、永樂五年二月。與喜樂溫河等一十二衞同設。會典無與石河所。哈魯門山所、永樂五年正月。與納木河等衞同設。敷荅衞所、永樂七年四月。與伏里其等衞同設。兀者揆野木所、兀者穩勉赤所、魚失所、五年所、兀者已河所、眞河所、兀的所、屯河所、哈三所、兀者屯河所、古賁河所、五音所、鎖郎哈眞河所、兀者揆野人所、兀禿河所、哈魯門所、兀討溫河所、兀者撒野人所。站七。曰別兒眞站、黑龍江地方莽亦帖站、弗朶河站、亦罕河衞忽把希站、忽把希站、弗荅林站、古代替站。地面七。國朝典彙作地面五十八。曰弗孫河地面、木溫河地面、塽坎河地面、撒哈地面、亦馬河咬東地面。可木地面、黑龍江地面。寨一。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即今愛渾。

柳邊紀略卷之三

明末東北邊部落爲大清所併者三十有六海西則有扈倫國之吳喇、一作烏臘、又作兀喇、在混同江東、尼失哈站北六十里、昔扈倫國婿納喇有納齊布祿者、生子曰商堅、次爾和齊、商堅、衆爾和齊子曰加碗喀碩朱古、加碗喀碩朱古子曰綏屯、綏屯子曰都爾機、都爾機生子、長曰克習納、次曰古對朱顏、古對朱顏子曰太蘭、太蘭子曰布顏、始服吳喇諸部、築城吳喇河岸、洪尼地、自稱其勒傳至其孫布占泰、與大清講兵、萬歷四十一年、爲

哈達、一作哈塔、在開原東北邊外四十里、卽所謂南關也、與吳喇同祖、先是扈倫國都爾機長子曰克習納、爲旅人巴代太祖所滅、達爾漢所害、有孫萬一名王台、奔席北之綏哈城、其諸父王佳外蘭奔哈達、爲部主、後其下殺王佳外蘭、其子博爾坤舍進殺其人、以報父仇、遂迎萬爲部主、萬子是稱汗、國號哈達、最忠于明、

輝發、一作灰扒、本姓益克得里、始祖曰昂古里星古力、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也、自黑龍江歲水主遷居渣魯、有扈倫國人噶揚噶圖黑上姓納喇氏、居于赮、因改姓納喇、星古力二子、長曰留臣、次曰備臣、備臣子曰納領噶、耐寬、納領噶、耐寬子曰拉哈都督、拉哈子曰噶哈禪都督、噶哈禪子曰齊納根達爾漢、齊納根子曰王機砦、于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以居、因號輝發國、時有蒙古哈爾圖查薩克國土門汗圍其城、不克而還、遂益强盛、王機砦卒、有子七人、其孫拜音達里盡殺之而自立、萬歷三十五年、爲大清所滅、居易錄曰、陳君說輝發部落未滅之前一載、每至日晡、輒有小兒千百爲羣、連臂入城、闚人、或入會長之居、或散在人家、提而擲之、散若轟雷、旋復聚爲小兒、驅逐如初、皆不能禁、國人夜不得眠、日出

也赫、一作也合、又作葉赫、又作野黑、在開原威遠堡邊門東北九十里、卽所謂北關也、明正統間置塔山前衛、設指揮使而就寧、如是者年餘、太祖兵至、已入城、人無覺者、自此妖亦不見、

揮等職。始祖本蒙人。姓土默特。名星根達爾達。初滅扈倫國所居赫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改姓納喇。後遷野赫河岸。故以野赫爲國號。星根達爾漢子曰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子曰齊爾噶喇尼。齊爾噶喇尼子曰褚孔革。授塔魯木衞都督僉事。孔革子曰太杵。太杵二子。長曰逞家奴。次曰仰家奴。皆佞哈達王台爲邊患。而兄弟不相下。乃更築新城于山坡。而號故城曰老城。老城在西。逞家奴居之。新城在東。仰家奴居之。萬歷十二年。甯遠伯李成梁以賜敕賞賚爲名。誘二奴至開原殺之。逞家奴子曰布寨。布寨子曰布揚古。布爾瑪古。仰家奴三子。曰納林布祿。曰金台石。俱忠順爲明衞邊。萬歷四十七年爲大清所滅。

建州毛憐則有滿州　滿洲始祖曰布庫里雍順。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定三姓之祖。妻其女百里居長白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朱里城。國號滿洲。

之蘇克蘇滸河、其地在清河邊外。屬城寨之著者七。曰圖倫城。曰撒爾滸城。曰嘉木湖城。曰沾河寨。曰安土瓜爾佳城。曰古勒城。曰沙濟城。沙濟城主阿海。與古勒城主阿太。皆王果子也。萬歷十一年爲李成梁所殺。餘皆亡于本朝。

渾河、屬城寨七。曰杭甲城。曰扎庫木城。曰東佳城。曰把爾達城。曰兆佳城。曰界凡城。曰播一混寨。萬歷間。俱爲大清所併。

王甲。九月本朝太祖攻董鄂齊吉答城。遣孫扎秦光滾乞師攻雲哥落。戴度遣人告之。得爲備。十六年太祖滅之。

董鄂。在寬奠堡外。萬歷十六年部主克徹巴顏之子額爾機瓦爾喀爲托漢河部額吐阿祿下所殺。其子何和理遂率衆歸本朝。尚太祖長女。

哲陳。一作只陳。萬歷十五年爲人清所併。

蘇完。部主索爾果。年四月率衆歸大清。太祖以其子翡英東爲一等太臣。後以功陞固山額眞。卒謚直毅公。配享太廟。

鴨喇古、一作押兒孤。寨主扈喇虎。明萬歷十六年四月率衆歸大清。以其子扈爾漢爲養子。賜名覺羅。

長白山之納殷。一作訥因。

朱舍里。以上二部。在明萬歷二十二年併于大清。

鴨綠江、即益州江。或呼鴨江。唐書作馬訾水。出長白山。明萬歷十九年爲大清所併。

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八年爲大清吳巴海等所滅。

兀爾格陳。一作吳爾格臣。

紗分。一作遂分。

雅蘭戶野。一作滹野。

兀爾機尼黑庫倫諾落河灣。以上七部。明崇禎十年七月爲大清喀凱塔克等所滅。

烏稽古辰。

明萬歷三十九年爲大清阿巴泰薛英東順科落所滅。虎爾哈。即元呼里改路地。之兀扎喇。明崇禎六年兀扎喇地方頭目綽奇以貂狐皮朝貢大清。八年五月大清命吳巴海等征之。十月兀扎喇部主之弟塞痕卜克沙等歸大清。令住甯古塔地方。十四年二月大清遣甯古塔章京鑲果兌等征其未附屯寨。遂平之。綽庫禪能吉爾。以上二部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大清阿爾津等所滅。庫爾克。一作庫爾喀。之喇里闡鐸陳阿撒津多金兀庫爾城掛喇爾額蘇里額爾兗。以上八處明崇禎十二年八月爲大清薩木什等所滅。黑龍江之噶爾達蘇、噶爾達蘇有二處。以大小別之。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大清阿爾津等所滅。薩哈連。明萬歷四十四年七月大清命達爾漢順科落等取其屯寨三十六。東北邊部落舉國內附者二十有六。瓦爾喀則有瞥悠。明萬歷三十五年正月吳喇侵瞥悠。其城長策穆特黑請移家歸大清。太祖命舒爾哈齊等率兵三千徙其戶五百還。虎爾哈則有格先里、明崇禎元年正月格先里四頭目朝于大清。石拉忻、明萬歷四十四年本朝使順科落等招之。四十六年其部長率所部歸之。那堪泰、明崇禎三年十一月其長虎爾噶率妻子至甯古塔命馬爾拖朝大清。求駐牧地。託科落羅、一作脫科落。明崇禎十年四月貢大清貂狐皮。十二月又貢。十五年十二月又貢。努牙喇、一作耨野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歸大清。默爾車勒黑葉、明崇禎十一年十二月歸大清。馬爾遮賴科爾佛科爾庫薩喀里。以上三喀里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歸大清。松阿里則有擺牙喇。明崇禎元年十二月頭目伊爾扈圖納哈布韜伊圖喀歸大清。貢貂狐皮。黑龍江則有戈博爾塞布奇。長巴爾齊等。何黑岱克殷吳魯蘇穌爾根海輪固濃昆都輪吳藍、以上十屯。明崇禎八年四月俱歸大清。

精格里河渾泰。明崇禎元年十月其長扈青布祿歸大淸貢貂皮。使犬部則有蓋靑。明崇禎七年十一月其長倘格歸大淸貢貂皮。窩稽一作兀集又作烏集。凡林木叢茂處皆是。則有那木、明崇禎間其長康果里喀克都里昂古明嘎魏烏路嘎倘格尼喀里湯松嘎葉克舒等歸大淸。都魯。明萬歷三十八年十一月歸大淸。

東北邊部落現在貢甯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自甯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挐耶勒。一作鬧霊明崇禎四年七月部長薩達爾宜寔扎濟喇瓦爾禪厄克星格等始貢本朝貂狐猞猁猻水獺皮。曰革依克勒。一作克益克勒又作克宜克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始貢大淸貂狐皮。曰祜什喀里。一作虎習哈禮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其長納木達禮等十人賴達庫等四人始貢大淸元狐皮。此三喀喇喀喇漢言姓也。役屬久。其頭目皆尙少主。少年精悍者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有爲侍衞者。初服魚皮。今則服大淸衣冠。所謂窩稽韃子是也。又名異齊滿洲。一作伊車滿洲。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窩稽疑即古之室韋。按北史室韋傳室韋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南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皮鞾室韋用樺皮蓋屋大室韋尤多貂及靑鼠。自甯古塔東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一作木輪又作木倫明永樂開置木倫河城萬歷三十九年七月大淸命阿巴泰等取之。崇禎元年七月大淸又命喀凱塔克等率兵征之。

俗類窩稽。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瞞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黧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爲衣。自甯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住松花黑龍江兩岸

者曰剃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稽產貂以上皆每年入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匯流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十數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行冰上駕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攔頭者然所謂使犬國也後漢書有狗兒國以狗耕地儀與牛同又金史有狗站以狗擺站遼天慶三年六月幹朗改國曾以良犬進貢其語與窩稽異無文字筆墨以皮條記事小大隨之其地產貂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黑金同而赤臀無袴以皮蔽其前自甯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之外宴一次固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甯古塔梅勒章京陪宴按會典黑金飛牙喀虎爾哈等部落進貢貂皮照甯古塔將軍收送驗數送戶部其應賞之物據將軍文書行文戶工二部支給又進貢人每日給穀米燒酒鹽粘米豆馬料等項不限日期如格格額駙來支給粳米賞給衣服緞紬布纓帶帕棉花綠斜皮線梳篦扇等物率以爲常

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土門江北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甯古塔五百里歲一貢按會典庫爾喀地方所進江獺驗數交送戶部筵宴禮部備辦賞賜行文戶工二部支給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按實錄崇德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至今未通

朝貢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駕車耕地使鹿若使牛馬而已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至薊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明女直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貢馬一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在開原南門外通女直交易）撫順馬市（在撫順所通建州交易）廣甯馬市（在閭山堡通朵顏泰甯福餘三衛交易）成化十四年立慶雲馬市（在慶雲堡通海西黑龍江交易）以布帛粟米雜貨易之今柳條邊內外絕不產馬惟朝廷乃有馬

按會典盛京額馬羣三處游牧地方騸馬羣二處騍馬羣十五處騸駱駝二處騍駱駝羣十處上都地方騸馬羣二處騍馬羣十五處羣大凌河騸馬羣二處騍馬羣十處三年騍馬三四孳生一四騍駱駝六年內四隻生二隻多者賞少者責罰十月初一日起進莊牧養至三月三十止四月初一日放青起至九月三十日止

其他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來高麗馬大與騄等後漢書三國志所稱果下馬魏書所稱三尺馬朱蒙所乘馬種是也能負重致遠不善馳騁其良者亦復蹀躞有致價不甚貴關西馬皆產於蒙古價每倍於高麗或遇窩稽人非十五六貂不與一馬也

鳳凰城等處官兵人等往高麗義州市易者每年二次春以二月秋以八月　庫爾喀人每二年一次往高麗慶源地方互市以八月（按會典鳳凰城庫爾喀人往高麗地方互市始於崇德間）

甯古塔人每年一次往高麗會甯府互市亦以八月然命下遣官監視每年十一月方行（按實錄天聰七年二月始遣備禦郎格吳

巴海攜甯古塔貨物赴朝鮮會甯府貿易又會典崇德間定例每年市易禮部差朝通事二員甯古塔騎
跸校軍各一員前往監視凡貂皮水獺猞猁猻江獺等皮不准市易定限二十日即回今添差防禦一員市會甯者多以羊皮衩
布疋往易牛馬紙布甕鹽而書特貴康熙初姚琢之以明季遺文易牛一頭
柳條邊外山野江河產珠色微青所謂東珠也圓而粗者天子諸王以之飾冠價甚貴人蔘貂獺猞猁猻鼲鹿麅鱘鰉魚諸物設官督丁每
歲以時採捕俱有定所定額核其多寡而賞罰之或特遣大人監督甚重其事按會典舊例烏爾喇捕牲設五品總
管一員六品噶喇大二員筆帖式二員撥什庫三名除總官本身附壯丁三名噶喇大本身附壯丁二名筆帖式撥什庫工匠等附壯丁一名免徵錢糧外其餘窩舖首領
捕牲壯丁各附壯丁一名每年每丁徵取貂皮二十張東珠珍珠猞猁猻水獺阜雕虎斑雕芝麻雕呈送工部驗看折算貂皮若比定數
多者都虞司行文廣儲司取青布給賞少者交工部貫治捕鱘鰉魚壯丁儘所得呈交若交納鹿舠五个者賞弓一張康熙元年定例
壯丁額外多貂皮一張賞青布一疋少一張責三鞭康熙二年議定烏喇捕牲總管以八旗共得貂皮按丁計算額外多得一百張賞
銀三錢少一百張罰俸銀三錢噶喇大分管四旗壯丁如額外多六十張賞銀三錢少六十張罰銀三錢康熙五年令壯丁兼捕鰉魚
十年每旗派壯丁十九名於冬夏二季專捕鯉魚免捕貂鼠其捕牲人役在家病故者准計日扣除貂皮十好東珠重八分以上者每
一分折貂皮七十二張重七分五釐者折貂皮六十七張半重七分者折貂皮六十三張以上每一分折九張重六分五釐者折貂皮五
十二張重六分者折貂皮四十八張以上每一分折八張自五分五釐以至一分者每一分折貂皮五張每五釐折二張半照數計算次
號東珠及兩面光亮中間有帶者三分折算二分或一面兩面微有光亮二分折算一分無光亮東珠三分折算一分猞猁猻頭號每
張折貂皮六張二號折貂皮五張三號折貂皮四張四號折貂皮三張水獺頭號折貂皮三張二號折貂皮二張半三號折貂皮二張

四號折貂皮一張半五號折貂皮一張末等每兩折貂皮一張薄毛貂皮每二張折一張。至王公宗室亦各按旗分地令其採捕。按會典國初王以下公以上許遣壯丁于烏喇地方採捕東珠貂鼠人參等物。八年停烏喇採參人數親王一百四十丁世子一百二十丁郡王一百丁長子九十丁貝勒八十丁貝子六十丁鎮國公四十五丁輔國公三十五丁鎮國將軍二十五丁輔國將軍二十丁奉國將軍十八丁奉恩將軍十五丁。鑲黃旗人參山曰黑扯木曰馬家曰肥牛村曰牛哈兒哈曰色欽曰趙家曰厄兒民河曰哈兒民河岡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渣河採捕山曰波那活河曰一而門曰呼藍曰馬哈拉。正黃旗人參山曰木起曰呼渾谷背山傍曰幽呼羅東界曰克扯木曰肥牛村曰土克善梅佛黑齊曰五林峯曰厄爾民河曰哈爾民河夾岡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渾濟山曰見得黑山採捕山曰一而門曰牙瀨港曰厄黑五陵河。正白旗人參山曰呼雷曰剛山嶺曰東勝阿谷曰濟而歌把羅曰打八扯岡曰濟兒歌河曰瓦而喀什把羅曰覺羅衙濟嶺曰昂把釋楞曰阿沙哈河曰綿灘厄母皮里曰阿什汗河曰湖南谷曰湖南嶺曰布魯張市曰叉欣谷曰梭布納曰鈕王澗谷曰布勒亭採捕山曰希兒哈河曰阿克敦曰上澗峯曰木書河。正紅旗人參山曰朱哈兒哈曰撒姆湯阿曰劉姑山嶺曰倭兒烘噶哈曰阿巴噶哈曰木敦曰古黑嶺背山傍曰汗處哈谷曰西伯谷曰倭兒烘谷曰阿米大谷曰阿米大牙兒過採捕山曰撒命一而門曰五嵐得弗曰哈占你白葉。鑲白旗人參山曰劉姑山嶺曰撒姆湯阿曰張而都科八羅曰歡他曰呼勒英尼曰剛山嶺曰色眞打把庫曰扎而打庫河曰烏林庫占曰三通嶺曰多把庫羅門曰渾濟木敦採捕山曰阿呼峯曰撒命。鑲紅旗人參山曰加海曰撒姆占河曰沂澈東倭曰扎姆必汗曰扎姆他賴曰紐木舜曰五什欣阿普大力曰倭兒烘阿普大力曰白力曰撒哈連曰昂八烏而呼曰納孟厄曰阿沙哈爾黑曰厄黑港曰古黑嶺南山傍曰瓦黑呼曰汗處掀谷曰昂把烏黑曰昂把釋楞採捕山曰勒夫渡曰一八單曰依蘭峯曰朱綠峯曰呼朱白葉。正藍旗人參山曰東勝阿曰加哈嶺曰瓦爾喀什曰扎兒呼河曰吉姆申曰書谷曰倭兒烘噶哈曰昂巴噶哈曰木敦家姆占曰灣他哈曰紐玉澗谷曰非牙郎阿曰阿什哈溫扯黑採捕山曰阿濟革牙哈曰木克峯曰阿姆灘納麥爾齊曰昂巴牙哈。鑲藍旗人參山曰扎姆必汗曰扎東阿曰色欽曰扎庫木曰厄一

夫峯曰都稜曰溫泉曰扎兒呼咧曰圍黑法山採捕
山曰牙瀨港曰一呑木克曰波呑波呑曰酸馬岡

遼東人蔘　本草云人蔘與甘艸同功而易亞惟納器中密封可經年不壞紫桃軒雜綴云人參一名人薓薓者漸漬之義又名人微微亦微漸之意一名人銜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盖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地精海腴之名異苑云人參名土精海錄云天狗人參也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廣江淮山澤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說文云薓與參同扁鵲云角毒或住邯鄲西溪叢語曰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參薦傳鍾山所生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　四月發芽五月花花白色如韭花叢大者若椀小者若鍾六月結子若小豆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　扁鵲云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初生一椏四五年兩椏十年後三椏年久者四椏每椏五葉葉若芙蓉一莖直上扈從東巡日錄所謂百尺杵也高者數尺低者尺餘陶隱居曰上黨參形長而黃多潤實而甘百濟形細而堅白氣味薄遼東形大而虛軟紫桃軒雜綴云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異苑曰上黨者人形皆具能作兒啼　西溪叢語曰扁鵲云有頭足手面目如人廣五行記云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隋書五行志曰高祖時上黨人家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

夷堅丙志曰青城老澤平時無人至其間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暮鳥鳴猿悲境界淒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盂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置于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劈食少許翁曰儻此味六十年覩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藏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人參也　今上黨、百濟皆枯白無味而遼以東所

產多黃潤甘實不盡如前所云而人形略具者聞亦有之但不能作兒啼耳甲子乙丑已後烏喇寧古塔一帶採取已盡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非東行數千里入黑金阿機界中或烏蘇江外不可得矣

高麗人作人參贊云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假樹相尋居易錄曰宋思陵得李伯時畫人參地黃二藥裝潢之御書東坡二贊有鍾太常家法其贊參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眞井底元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相禰青椏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炮炙甘鹽盡根柢開生定魂魄憂患何足洗蘗身副吾生既食首重稽揚升菴藥市賦曰人參三椏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折出于崑昆明之陬

宗室人參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參照例每斤納稅六錢例云親王人參七十斤世子六十斤郡王五十斤長子四十五斤貝勒四十斤貝子三十斤鎮國公二十二斤半輔國公十七斤半護國將軍十二斤半輔國將軍十斤奉國將軍九斤奉恩將軍七斤半准免關稅餘參每斤納銀六錢其買參者准于盛京開原等處採買不許於打牲之處採買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偸採者也每歲三四月間趨之若騖至九十月間乃盡歸其死於飢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萬餘人凡走山刨參者率五人而伍而推一人爲長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駕威弧獨木小舟名沿松花江至諾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間乃入山相土山頭坐而指撝四人者剝樹皮爲窩棚又

擇一人炊。三人樵蘇。夜則燎火自衛。曉食已。人攜小刀一。火石包一。四尺長木鑊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略。認徑路。乃分走叢木中。尋參子及葉。（扈從東巡日錄云。其草一莖直上。獨出衆草。光與曦日相映。）得則跪而刨之。山頭者時時立嶺上。作聲以呼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暮歸窩棚。各出所得交山頭。乃洗剔而煮。（按實錄云。先以水漬參。明人佯不欲市邊人恐朽敗急售。多不得價。太祖乃命煮而售之。煮參始此。近又以煮則味薄。改而爲蒸矣。）貫以縷懸木而乾之。日惟曉夜再食。糧盡則五人均分而還。

關東人呼參曰貨。又曰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平聲。）視泡之多寡。定貨之成色。（扈從東巡日錄有紫團、白條、羊角、金井、玉關諸名。）己巳庚午間。足色者斤（甯古塔參以十八兩爲斤。奉天以十六兩爲斤。京師以南以二十兩爲斤。）十五兩。八九色者斤十二三兩。六七色者斤九十兩。對沖者六七兩。泡三兩。若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價十倍。成人形則無價矣。相傳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兩。獻於朝。後絕不得。

窩稽人不貴貂鼠。而貴羊皮。凡貂爪褂合縫鑲邊處。必以黑羊皮一線飾之。松漠記聞云。不貴貂鼠者。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余謂此無他。不過厭常喜新耳。今甯古塔梅勒章京以下。皆著猞猁猻狼皮襖。而服貂者。無一人也。若帽則皆貂矣。豈獨不畏剝落耶。貂鼠喜食松子。大抵穴松林中。或土窟。或樹孔。捕者以網布穴口。而煙熏之。貂出避輒入網中。又有縱犬守穴口。伺其出而嚙之者。然不貴。恐其損毫毛

色紫黑色毛平而理密者爲上紫黑而理密者次之紫黑而疎與毛平而黃者又次之白斯下矣胡嶠陷虜記所謂黑白黃貂鼠皮也康熙初易一鐵鍋必隨鍋大小布貂於內滿乃已今且以一貂易兩鍋矣明時鐵鍋不許出邊隆慶四年俺答受封順義王後諸所請皆酌給獨不與鍋哀告數次終不允北邊如此東可知已所以初時難得則貴重久之日多日賤矣易一馬必出數十貂今不過十貂而已馬良者乃十四五亦不以上貂易也上貂皆產魚皮國卽窩稽諸部以其服魚皮故名北史室韋傳南室韋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衣以魚皮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歲至甯古塔交易者二萬餘而貢貂不與焉甯古塔人得之七八月間售販鬻京師者歲以爲常而京師往往賤捆婁而貴索倫蓋以索倫貂毛深而皮大也然不若捆婁之耐久矣

貉子皮出魚皮國者佳大與狐等每皮價四五錢拔鎗毛毛之長而勁者曰鎗毛爲帽脊曰鑽草臀曰坐草腹曰拉草鑽草紺色上也坐草黃色中也拉草灰色下也塞外禦寒在貂上有爲被者若爲褥則不拔鎗毛鎗毛銳黃黑色

鹿皮廳皮火石火戎錐草紅根草及諸木桿皆有貢額按會典盛京將軍每年進鹿皮一百張廳皮一百張鎗桿三百根叉桿一百根楊木箭桿三千根樺木箭桿二千根檉木一百

根、火石一斗、鞭桿八百根、鋒草五百斤、
紅根草五十斤、火戟三斤、歲以爲常。

滿洲舊無文字、有之自太祖始。按明萬歷二十七年己亥二月、太祖以蒙古字製國語、創立滿文、行國中。

命額爾德尼榜式、榜式一作榜什、又作幫實、巔大亨云、能書者之稱也、有侮慢之者、罰馬一本、朝天聰五年七月始停止、但稱筆帖。
惟大海庫爾纏等仍得稱榜式、池北偶談云、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烏金超哈大學士、亦稱榜式、如范文肅公、甯文毅公、是也。

大海榜式、大海所譔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未竟者、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

立字母十二、名曰十二兀柱頭、兀柱頭所載、與漢人反切相類。左司筆記云、國書大率如古人反切、如麗爲不黑、咿爲溫通之類。
漢人呼筆爲不律、出之爾雅、今北方呼聿爲不至、國語以筆爲廢。

或一語爲一字、或數語爲一字、意盡則以兩點節之。其書左行、與漢反。池北偶談云、本朝文移書疏之制、國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殿榜書、率用滿漢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波撇彷彿漢隸、蓋蒙古字本從隸書變出、而滿書又從蒙古變出、旁加以點、是以仍近漢隸、五代史云、堉損隸書之半、以代刻木之約、此一據也。按金史完顏晏因契丹漢字、命谷神倣遼漢字制、合本國語爲女眞大字、又有女眞小字、則滿洲之初、未嘗無文字也、或久而失傳、大海更創之耳。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挂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爲牌子檔子、猶之中土文字、漢以前載在竹簡、故曰簡、以韋編貫、故曰編、今之人既書於紙、爲卷爲部、而猶呼之爲編爲簡也。

監高麗互市筆帖式云己巳冬會甯府民獲野雞子十破其一中有十鼠遂連破三四莫不然告之吏吏剖其一亦然乃獻之王所

高麗咸陽郡新溪書院故新羅國佛寺遺址也崇德六年六月有寓居人元年者掘地得一甕貯金二十四片每片刻宜春大吉甕蓋刻一千年字送於朝卻之

甯遠州人曰明總兵李如松入朝賜宴陪宴官某問遼東產何物如松曰產好李某曰不知心若何曰赤心（如松甯遠伯李成梁之子父子兄弟俱爲遼東名將今鑲藍旗李氏如李輝祖李鈁李林隆皆其後人也）

開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鏡二十四著頂上

奉天多鄧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間人按四鎮三關志鄧佐者定遼前衞指揮使也善騎射有膂力巡撫王翱令署都指揮事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按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里峻山峭壁中鏖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衆遂潰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爲遂自刎衆未至遼人見佐乘白馬挾弓鼓吹而回佐家亦聞鼓吹聲守臣上其事立祠遼陽都御史吳禎爲撰碑記撫順境外部落凡有疫癘禱之立應至今滿洲跳神皆祠之或曰京師堂子所祀者亦將軍云（按會典每年元旦皇上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每月朔親王以下貝子以上派一人供獻四月初八日內府並王貝勒一人俟次備供齋戒是日不祈禱不祭不理刑名康熙十二年定祭堂子漢堂官不隨往）

甯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納當浙江田四畝（食貨志畿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一夫種二十晌晌收穀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爲等穀穀凡十種曰稗子曰小麥曰大麥曰粟（小米也）曰秫（糙穀也用以造酒）曰黍（大黃米也作酒亦可爲酒）曰稷（糜子米也宜酒亦可爲飯）曰高粱（蜀黍也）曰蕎麥曰穬麥（鈴鐺麥也）而以稗子爲最非富貴家不可得地二十晌之佳者價五兩稗子穀石一兩小麥石五兩大麥石一兩五錢粟秫黍稷高粱蕎麥石各二兩穬麥石一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州倉二石五斗此已巳庚午間糧價也

陳敬尹謂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甯古塔尙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麅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曾以疋布易稗子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予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甯古塔者衣食粗足則皆服綢緞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猻狼皮打呼（皮長外套也）惟貧者乃服布而敬尹則至今猶布袍或著一羊皮緞套耳

甯古塔宴會以十二簋爲率小喫之數亦如之爭強鬬勝務以南方難致之物爲貴一席之費大約直三四金滿洲則例用特牲或猪或羊或鵝其費更甚

甯古塔多業農賈賈者三十六其在東關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雜貨流寓者二十二市飲食在

西關者四。土著皆市布帛雜貨。農則無算而奴爲多。其俗貴富而賤貧。貴老而賤少。貴漢而賤滿。何也。凡東西關之賈者。皆漢人。滿洲官兵貧。衣食皆向熟賈賒取。俟月餉到乃償直。是以平居禮貌。必極恭敬。否則恐賈者之莫與也。況賈者皆流人中之尊顯而儒雅者。與將軍輩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視將軍。況下此者乎。居人無凍餒者。凍餒則羣斂布絮糧食以與之。夜戶多無關。惟大門設木柵。或橫木爲限。防牛馬逸出也。比年來正二月間。走山者或盜馬。因設堆子巡警。他時牛馬猪雞之類無失者。失十餘日。或月餘。必復得。

甯古塔滿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漢言官也。而遇監生生員。亦以哈番呼之。蓋俗原以文人爲貴。文人富則學爲賈。（陳敬尹、周長卿。）貧而通滿語則代人賈。所謂掌櫃者也。（錢德維。）貧而不通滿語則爲人師。（師者胡子有、李召林、吳英人、王建侯、李口口、彭口口。）師終歲之獲多者二三十金。少者十數金而已。掌櫃可得三四十金。

甯古塔有七廟。曰關帝廟。在城東三里。馬王附其後。道人揚州蔡森生守之。年已七十九矣。曰西廟。在城西三里。吉陵倚其後。虎兒哈河流其前。中有銅觀音一。高八九寸。藍旂章京某所捨也。某云阿機人釣而得之江。以爲神。殺牛猪雞鵝必祭。而以血塗其口。余以一牛強易之。識者皆指爲宋物。又蓮花石承柱二。亦自地中出者。庚午二月初六日。僧寮火。觀音殿以救免。余爲僧作引募修。西行時已得六十金矣。僧名

淨金溫州人秋笳集所稱淨公者是也弟子二一名雪蒼一名甯遠曰既濟廟在城西北百步祀龍王火神僧名天然李其姓河南諸生也甲寅乙卯間以逆黨爲阿機奴妻年少絕色主者呼之裝煙不應自縊死天然遂下髮爲僧余父憐之爲梅勒章京言屬守廟廟額余所書也曰三官廟在城東北百步道人朱一翁故南昌王後也年七十二曰子孫娘娘廟在三官廟東朱一翁兼守之曰城隍廟在城東南一里直隸劉典史建因自守之居人薄守者多不往曰土地廟在城東里許河南王姓尼守之人呼爲王姑子朔望往七廟者執香而已燭不易得也　西廟東吉陵下淨公植花木數千本春夏閒滿漢男女載酒徵歌無虛日文人多賦詩以紀其盛

己巳七月余家童黑子隨愛渾牛彔章京崔尙信江行一日結伴八人駕威弧將登岸圍獵波浪作威弧覆同伴劉撥什庫等三人死黑子等五人以救免先是尙信烏喇起行之夕夢吏持文書一函露封令尙信投愛渾將軍尙信探視之朱書不可辨以問吏吏曰無他取多洪拉發三人耳尙信疑畏者久之至是乃恍然蓋死者皆多洪拉發人也

席百北有鹿大若橐駝名康大罕角可爲指決糟若線者價三四十兩

海豹皮出東北海中唐開元中新羅國與果下馬同貢者也長三四尺闊二尺許短毛淡綠色有黑點京師人誤指爲海龍皮染

黑作帽。海龍皮大與海豹等。毛稍長。純灰色。又京師人指爲海獺皮者也。

紅姑娘。一名紅娘子。狀若彈丸。色紅可愛。味甜酸。子若魚子。八九月間熟。草本有莖若秋葵。蔬而淡紅。烹湯亦可飲。

大發哈魚。一作打法哈。子若梧桐子。色正紅。噉之鮮水耳。其皮色淡黃若文錦。可爲衣。爲裳。爲履。爲襪。爲線。本產阿機各喀喇而走山及甯古塔之貧者多服用之。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肅愼氏矢。以此爲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疋布不可得。按楛矢自肅愼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周時貢後常道鄉公景元末又貢。晉元帝初又貢。成帝時通于石季龍。四年方盡。後魏太和十二年。遣使又貢。而勿吉室韋之俗。皆以此爲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鏃。或曰楛箭。歷代史傳。言之娓娓。魏書勿吉傳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北史勿吉傳自沸涅以東皆石鏃。唐書室韋傳器有角弓楛矢。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箭遺法今余之所見。直楛耳。無有所爲鏃與箭也。不知鏃與箭又何以爲之也。

鹽南北朝時有產於樹者。有產於池者。金時遼須以東食海鹽。上京、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按哈剌八都魯傳。至元三十年。世祖謂哈剌八都魯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元速忽哈納思乞里吉思三都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又元史地理志。附肇州于廣甯府後。其地應在盛京界內。今則運自奉天。或高麗國。堅類長

蘆鹽。斧砍之乃碎。甯古塔鹽斤二分五釐。船廠鹽斤一分二釐。祁奕喜風俗記。出瀋陽者斤八分。出高麗者斤六分。蓋康熙初價猶貴。不似今之賤也。

桃花水草本。狀若楊梅而無核。色紅味甘。實輕脆。過手卽敗矣。五六月間。遍地皆是。居人擇最多處。設帳房或棚子。釀分載酒。男女各爲羣。爭采食之。明日又移他處。食盡乃已。又有法佛哈米孫烏什哈者。味甜酸可食。皆中土所無者也。若蘋婆果、桃、李、棗、栗、柑、橘之類。非中土人馳送不可得。瓜往時絕少。今李召林學種。各色俱有。然價甚貴。荸薺、澱子中（平地爲澱子。）亦生。人不知食。黃精極多。賤者乃食之。蘑菇、猴頭、雞腿、之外。尚有數種。然狀莫大於猴頭。味莫鮮於雞腿。雞腿蘑菇。雨落間皆有之。往吳漢槎還。病且死。謂予曰。余甯古塔所居籬下。產蘑菇。今思此作湯。何可得。予時竊笑之。以爲蘑菇所在有。何甯古塔也。及予省覲東行。乃知甯古塔蘑菇。爲中土所無。而漢槎舊居籬下所產。又甯古塔所無者。今此屋屬河南李聞遠。而蘑菇已盡。數年來。數祁家馬槽下者。爲第一矣。（祁家者祁奕喜妾所居也。）

護臘、革履也。絮毛子草於中。可禦寒。毛子草細若線。三稜微有刺。生澱子中。拔之頗觸手。以木椎數十下。則軟於綿矣。一名護臘草。土人語云。遼東三件寶。貂鼠、人參、護臘草。余謂參、貂、富貴者之寶也。護臘草、貧賤者之寶也。有護臘草則貧賤者生。無參貂則富貴者死。

塔子頭、扈從東巡日錄作塔兒頭非或名和尙頭苗長尺許若麥門冬草春綠夏青秋白冬則土人以火燎之焦而黑矣根紫色細若線糾結成團堅如木石大者抱小者握自相連聯絡參差立泥淖中馬行其上春夏最難一失足陷隙際不能起秋冬冰堅則如陸地然和尙頭仍不與冰等也土人有取以爲枕者玩之絕可愛余欲攜其一示好事者以馬力不勝而止

松塔、松子部也狀若塔故名大者高尺許打松子者入阿機中伐木取之木大塔多者取未盡輒滿車住時不甚貴近取者多百里內伐松木且盡非裹糧行數日不可得價乃數倍於前己巳庚午閒銀六錢買一大斗然食者少不甚買也余初至日食一升三四日後唇焦舌燥不敢食矣

榛高二三尺草也而似木經霜後子落可拾榦可爲薪否則入野燒春夏閒復生品素賤己巳秋獨少價遂與松子等

樺皮、樺木皮也樺木徧山皆是狀類白楊春夏閒剝其皮入汚泥中謂之曰糟糟數日乃出而曝之地白而花成形者爲貴金史所謂醬瓣是也按金史輿服志醬瓣樺者謂樺皮斑文色殷紫如醬中豆瓣也金人佩刀皆以醬瓣樺爲鐶口又北史鉢室草用樺皮蓋屋拉發北數十里特設樺皮廠有章京按會典設採樺皮六品官一員有筆帖式有打樺皮人每歲打樺皮入內務府而遼東樺皮遂有市於

京師者矣。按會典康熙二十六年以前開一年取常古塔橐皮九千斤。

邊外驛站相去遠近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然所謂七八十里者。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日乃得到。宋王沂公所謂但以馬行稍遲。或冬月日短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土人謂之打野營。露宿必傍山依樹。近水草。年少而賤者。持斧伐木。燎火自衛。或聚石爲竈。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椀啜之。雨雪至。無從避。披裘凍坐而已。每站設筆帖式一。俗呼劄識。撥什庫一。俗呼千總。莊頭一。小頭一。壯丁不爲限。大抵業農賈。小頭者。役於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管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體統言之。筆帖式有印。若尊於撥什庫。而派軍馬草料。則不敢侵其權。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前此每站居人多者數百家。少者數十家。今愛渾將軍盡撥壯丁爲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周胡嶠記曰。遼上京西樓交易中國人幷汾幽薊爲多。奉天兵軍又復驅之入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站廢矣。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則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北炕。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針線荷包贈。則又煮乳猪揭雞以進。蓋是時俗尚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迹詭祕。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

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于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樵蘇，飯則猶助瓜菜，尙非中土所能及也。

遼以東皆產鷹，而甯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以流人子弟或奴僕爲之。隸衙門行杖。每年十月後，卽打鷹總以得海東靑爲主。海東靑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白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既得盡十一月卽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海東靑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朝廷遣大人自取之。送鷹者得海東靑，滿漢人不敢畜，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畜，必送內務府矣。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善打鷹者，以物爲記，歲歲往，無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則驚去。

甯古塔溫飽之家，好打馬吊。少年者尤甚。吊牌謂馬。皆致自京師，窮極工巧。凡賭不以銀，而以核桃紅棗猪羊之類。

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隋文帝所謂常作用兵意也。隋書勿吉傳。隋文帝時，宴勿吉于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鬬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中一人歌，衆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金志所謂鵝鴨者近是。猶

之漢人之歌舞。蓋以此爲壽也。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煙。次獻乳茶。名曰奶子茶。次注酒於爵。承以盤。客年差長主。長跪以一手進之。客受而飲。不爲禮。飲畢乃起。客年稍長于主。則亦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主。則主立而酌客。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唇則已。沾唇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非懼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醉者矣。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油布於前。名曰劃單。卽古之食胾也。進特牲。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

牛魚、鱘魚也。頭略似牛。微與南方有別。然土人直呼爲鱘。惟中土人或謂之爲牛耳。重數百斤。或千斤。混同、黑龍、兩江、虎兒哈河、皆有之。最不易得。得之則羣聚而臠食之。演繁露載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占歲。海陵集稱與金蘭酒並賜使臣。周麟之海陵集云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蘭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又云牛魚出渾同江。其大如牛。二老堂雜志亦云。一尾之直與牛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周楓密麟之奉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楓密糟其首。歸獻于朝。同館王龜齡目爲魚頭公。則牛魚在遼金時已貴重矣。然其味猶在鯽魚下。鯽魚大者三斤。小者若鯊鯽。鯊鯽、率重一斤。中土之貴品也。鮮美不可名狀。若牛魚徒肥耳。不甚鮮也。塞外凡魚皆肥美。余去時於棉花街市一鰱魚。重十斤。價銀二錢。十五人食之不盡。余欲更市一尾進吾父。同行者曰。富

古塔魚更佳何市爲及至果然蓋甯古塔城臨虎兒哈河冰開後無貴賤大小以捕魚爲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鎗每出必車載而歸不須買也惟冬月鑿冰則捕者少好逸者乃買耳

康熙丙寅年沙兒虎舊城（去甯古塔四十里）掘一銅章傳送禮部大若州印面篆合重渾謀克印六字背左一行楷書如面文右一行刻大同二年少府監造八字按大同遼世宗年號而謀克則世傳金爵也（金三百戶置長曰謀克十謀克置長曰猛安）今觀斯印則金未建國號爲遼屬國時已有斯爵而後特廣之耳

柳邊紀略卷之四

康熙錢行至船廠而止。然與順治及明錢。大小並用。船廠東至甯古塔。則但知用銀。銀椎匾若書帕。色足。九六七以下。便不用。昔周胡嶠北征記曰。遼上京西樓。按遼史。西樓在祖州。州隸上京臨潢府。交易無錢而用布。則今之用銀。已異於用布時矣。歷代銀不專用。明初民間或私用。太祖立禁甚嚴。至正統元年。胡濙因浙東閩廣無漕。而倉有百年之蓄。變通改折。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自此以後。遂通行天下。而銀禁廢矣。然按金食貨志。章宗承安三年。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錢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又宋崇甯錢往往掘地得之。則金時業已用錢矣。安知數年後。不流行船廠以東邪。甯古塔交易。銀數不計奇零。如至兩則不計分釐。至百十則不計錢分。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勿與。直一兩以上者償之。不則稱謝而已。若有而匿不與。人或與而不盡。則人皆鄙之矣。

漢人之以罪至者。雖與漢軍不同。然每與漢軍爲伍。在滿洲與異齊。滿洲則總呼爲漢人。漢軍亦不以此自別。蓋與京師漢軍有截然不同者矣。池北偶談云。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爲漢軍。直省人爲漢人。元時則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歹竹赤歹木里闊歹竹溫。渤海八種爲漢人。中國爲南人。

北海唐祭於洛州。宋明祭於益州。順治康熙間。祭於河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徐元瑛言。改祭於混同江。

北鎮醫巫閭山在遼東廣甯縣。遼太祖陵在廣甯縣中屯衞。有大事。遣一官致祭。

俗尙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然亦無不祝者。少者至老者家。雖賓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金史作塞浪誤。）賽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者妻。呼嬸子。若弟婦。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爲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姪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者是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賠送耳。結婚多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

上元夜。好事者輒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婦女。又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

而扮一持繖鐙賣膏藥者前導。傍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達旦乃已。

十六日。滿洲婦女。羣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千。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貴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同則不樂。

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張舜民使遼錄云。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釣大魚。二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雁。四五月打麅鹿。六七月於涼淀畢夏。八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按定旗分。按會典。鑲黃旗圍獵山曰哈代上淵坦、曰咸諳河、曰河爾法氣、曰加色、曰葉炕厄嶺、曰沂渤泥河、曰獻嶺、曰果羅河、曰一馬呼港、曰得弗口、曰交河。正黃旗圍獵山曰喀普東藍、曰勒克得弗口、曰朱花正白旗圍獵山、曰沂渤泥河、曰科羅河、曰復渤泥河、曰吉當阿河岸、曰蒙古谷、曰打起、曰朱扯滾。正紅鑲紅二旗圍獵山曰覺羅打陽阿、曰邊米牙呼、曰會肥一藍木、曰黑林、曰過而名岡、曰呼渾、曰肥得里、曰都什黑、曰海黑河、曰勒夫峯、曰色黑、曰上丁馬納、曰會肥圍屯。鑲白旗圍獵山曰喀普赤藍、曰木單馬泰、曰上淵峯、曰色勒五魯庫、曰江都庫峯、曰火把峯、曰渾濟你什哈河。正藍旗圍獵山曰吉當阿河西岸、曰圍黑夸藍、曰一吞河、曰昂巴西伯、曰納親河、曰葉黑一藍木黑林。鑲藍旗圍獵山曰書民烏力汗、曰馬打堪岡、曰色朱稜、曰酸馬瓦色。不拘平原山谷。圈占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名曰合圍。或日一合再合。扈從東巡日錄云。我朝行圍。八旗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馳山谷間。名曰圍場。惟視藍旗所向。以爲分合。有誘導不整者。即以軍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隨本旗。惟御前侍衞及內大臣。得穿黃。曏行圍之法。以鑲黃旗大纛居中。爲首聖駕在大纛之前。按轡徐行。兩翼門纛相遇。則立而不動。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緹騎環山。旗旌焰野。狐兎麅鹿。散走圍中。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獸有出圍者。方許扈從諸人捕之。亭午就山陽張黃幄尙食。一日凡兩合

圍。所得禽獸。必餉親友。善打圍者。一冬得雉常一二千。不善者。有終歲不得一者矣。

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音條。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竿。按會典。堂子祭儀。每年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俱立竿致祭。親王郡王貝勒。每家各祭三竿。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竿。鎮國輔國奉國將軍。每家各祭一竿。不祭者聽。其無爵宗室不祭。凡致祭日期。初一日皇上祭。初二日禮親王府。初三日鄭親王。初四日睿親王。初五日肅親王。初六日英郡王。初七日豫郡王。初八日額爾克楚赫虎兒貝勒。初九日羅渾貝勒。初十日額勒渾貝勒。十一日饒餘貝勒。康熙二年。定親王立竿祭期。第一康親王。第二顒親王。第三莊親王。第四安親王。第五裕親王。第六簡親王。四年。定郡王立竿祭期。第一溫郡王。第二憙郡王。第三信郡王。第四平郡王。第五順承郡王。此定期內。若遇皇上致祭。則應祭之家停祭。貝子公等依次致祭。凡祭三竿之家。于定期內。各祭一竿。過十一日後。再各祭二竿。或致祭日有兩三家同祀神者。仍依次俟應先祭之家祭畢。次祭之家。方祭。如親王貝勒于定期致祭之日。有事不得祭。預期知會禮部。令次祭之家致祭。其有事者。隨便補祭。每年三月初一日。俱立竿。皇上親往致祭。是日鹵簿大駕全設。內掌儀司官設皇上行禮坐褥于堂子正殿內。一前圓殿一。上具禮服于正殿圓殿神前。行一跪三叩頭禮。諸王大臣俱排立。不隨行禮。祭畢。上在丹陛上西傍正坐。公以上亦在丹陛上分翼排坐。進祭物。飲祭酒畢。作樂還宮。

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家婦。以鈴繫臀後。搖之作聲。而手擊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

豆粉蘸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隣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則以爲不祥。

甯古塔燒酒曰湯子酒。祁奕喜風俗記作滿洲燒酒。斤銀四分。黃酒斤銀三分。然燒酒家爲之。不須沽。惟黃酒多沽飲耳。

油皆蘇子所打。斗得油八九斤。扈從東巡日錄所謂媽龍膩盟者是也。氣頗觸鼻。品在菜油下。然菜油至自奉天。不常有。

穅鐙俗名蝦棚。以米穅和水。順手粘麻稭。逆手粘則不可燃。曬乾長三尺餘。插架上。以三岐木爲架。鑿空其端。橫穅鐙於中。可進退。或木牌。倒不牌。鑿數眼于上。懸之梁下。用與架同。燃之。光與燭等。而省費。然中土人多用油鐙。

自昔器皿如盆盎椀盞之類。皆刳木爲之。數年來多易以磁。惟水缸槽盆猶以木。

扒犁。土人曰法喇。以木爲之。犁而有架。車而無輪。轅長而軟。雪中運木者也。駕以牛。

烟肉多以完木之自然中虛者爲之。久之碎裂。則護以泥。或藤縛之。土人呼爲喇呼郎。

甯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扈從東巡日錄作威護。獨木。銳首尾。古所謂刳木爲舟者是也。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板船。三桅。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漬則以青苔塞之。今愛渾戰船。則官運灰麻釘油爲之。其費不貲。可受十餘人。常責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棹若飛。開

元新志所謂乘五板船。疾行江中者是也。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爲馬槽。馬春夏皆放青。秋冬始喂於家。

設堆子巡夜。始於己巳。南關定更鐘。始於庚午。梅勒章京雅　秦命商人丁二等自奉天鑄往。文曰。甯古塔定更鐘。康熙二十九年造。

甯古塔薪不須買。然二十年前。門外卽是。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庸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車。俗以伐木爲第一勞苦。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若山。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蓋木至春則滋潤。非斧斤可伐。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卽斷。十餘斧卽斷。他時則否。一也。冰雪融。地皆翻漿。泥淖也。陷車傷牛。二也。清明後十日。開犂布穀。不暇入山。三也。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雇倩人。聞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間所燒皆溼木。然入坑卽熾。夏秋則不乾不熾矣。

山多櫟柞椵。椵類銀杏。鋸板可爲器。其皮可爲瓦。浸水久之。可索綯。柞可爲車。櫟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土人摘其葉裹粽。大則名櫟爲薪而已。

愛渾將軍薩不蘇爲甯古塔梅勒章京時。其家有木槽盆。忽隨怪風捲入雲際。久之墮地。猶在前院。毫不

損壞。明年遷將軍。

己巳冬和。甯古塔無積雪。入春。人畜病。牛多死。北史勿吉傳。其國無牛。庚午正月。隣人劉老三家。十九牛相繼死。皆剝於東牆下。凡牛過此。不肯行。必以口就地。哀鳴久之。乃去。余往觀。淚下處無乾土云。

有孔和尙者。名元昭。江陰人。素陰賊。每挾私怨興大獄。殺人流甯古塔者。以百計。余父其一也。乙巳丙午間。元昭亦以流往。衆欲斃之。余父不可。乃止。元昭無所事。日爲人誦經。庚午正月六日。其次子忽發狂疾。持刀欲殺人。元昭懼走。乃逃城逐焉。唾罵數元昭罪。隣人助元昭送梅勒章京。時封印不治。明日辱元昭於公衙門。官乃禁之。披甲高六家。元昭手進飮食。惟謹呼二相公而不名。其唾罵如故。或責之。其子曰。我非孔和尙子也。我葉姓。孔和尙詐我銀不得。速我獄。破我家。殺我。我索之三十餘年。今乃得之。必殺乃已。言訖。舉室中斷石擊之不中。元昭避戶外。不敢出聲。而進飮食如故。十三日。甦。涕泣求免。元昭乃爲言於官釋之。數日。復持刀逐元昭。元昭匿披甲家。余行時未已也。

福建陳昭令於沙關北掘一鏡。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紐。在其端。中有篆文曰。㠯㠯旁像二龍。而各加劒于首。一象水波紋。

甯古塔有人掘一鏡。背鑄銘兩行。左一行不可辨。右一行曰不劒而鏡。

前甯古塔將軍安珠瑚於福兒哈河邊得一殘碑僅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順國次曰不次曰字次曰歸次曰佃

己巳年人傳飛牙喀一碑本屬漢文而譯爲滿不能錄大要其地爲二岡國十年教養之後立此碑版後書東唐國鎮守滿種山將軍馬元亮又有都指揮同知官名按中國無東唐之號豈高麗前代耶書之以問世之知者

甯古塔官皆世襲如將軍梅勒章京死授其子本處牛彔章京闕山大死授其子本處蘇喇章京牛彔章京蘇喇章京死授其子代子一名子得撥什庫凡應襲之人必至京陛見謂之驗身子戊辰以前無不得者後在京各旗願往者多應襲之人或有不得者矣

甯古塔書籍最少惟余父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周長卿有杜工部詩字彙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媽有紀事本末車爾溪阿媽有大學衍義綱鑑白眉皇明通紀纂

康熙初甯古塔張坦公有歌姬十人李兼汝祁奕喜教優兒十六人後皆散今惟有執倒剌而謳者而山東賣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莊屯之最著者曰牡丹曰覺羅曰沙蘭曰沙兒曰邀鹿曰一拉岡曰蜜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甯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向不甚嚴給假入關者固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關隘出入亦無須官票己巳十二月楊巴巴家抱骨還鄉私帶犯婦洪氏入邊遂自甯古塔放喀喀當作卡路巡邊之謂也至必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矣

奉天甯古塔愛渾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流徙人犯有犯光棍叛盜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斬於市年終彙報

甯古塔自牛彔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讓　甯古塔每年派章京一筆帖式一收管牛馬稅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甯古塔無羊魏書勿吉傳多膓無羊無騾即有人帶至亦不能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碾磨者半用之然偶病輒不治船廠甯古塔流徙者多愛渾將軍調度本地將軍以下不得主愛渾將軍舊官甯古塔熟知流人姓名按籍而無得免者故流人奴僕年壯者皆爲愛渾水手總匠正身年老文弱者皆爲幫兒甚兒正身者也每年出銀六兩給正身家庚午年自將軍以下幫兒以上皆移家愛渾朝廷給移家銀宮四十兩披甲水手半之幫兒不與余去甯古塔時尚未盡行也

童子相戲多剔麞麂麋鹿前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

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開暇。雖壯者亦爲之。

凡臥。頭臨炕邊。腳底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腳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褥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不得已也。近見炕皆外高內低。覺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滿洲見人。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雅馴。相見與別。但執手。年長垂手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則立掌平執。相抱者少矣。

阿機人相見。無男女。皆相偎抱。或親嘴不已。

船廠西二百里薄屯山有金完顏婁室神道碑。高八尺八寸。闊四尺五寸。厚一尺二寸。頂高三尺。兩面鏤蛟龍。其陰殘毀。其陽篆二十字。作五行。文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碑身作楷書。文曰大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在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秘書少監廣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彥潛　奉上大夫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袋臣任詢　明威將軍東上閤門使兼行太廟署令上騎都尉平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左光慶　王諱婁室。字斡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篤者。居阿注濟水之源。爲完顏部人。祖洽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財雄鄉里。枝屬浸蕃。乃擇廣土。徙雅撻瀨水。挈隣

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麗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爲七水部長時焉蠢謀寇亂者搆爲匈惡金紫公與同部人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擐甲蒙冑手之所及不無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爲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曰兒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日可以寄軍旅重任爾後阿拍留可蒲余罕等相繼逆命王從之征虜立戰功受賞遼人蕭海哩叛入于係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鑿擊蒙賞以甲冑具裝戰馬□麗出兵侵曷曷懶甸進築九城宗子贈原王付實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遏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斡帶討訛□渾叛師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柱流矢中手貫於柯攻猶不已士衆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爲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聞召王與同部人銀朮可問曰遼人驕矜且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束弗吾畀吾欲先翦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曰遼人內外□□之余其時□太祖攻取甯江州王登先以戰□□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督銀朮可蒙□□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一部長而各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卷旆逕進掩其不備大破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宗室斡魯古略地咸州以其敵重使會王合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斡古魯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

斡古魯濟水□翼王居左。擊敗其所衝。追殺略盡。斡古魯軍引卻。退□城□與所留諸謀克整陳而立。王返兵擣敵背。大敗之。咸州既下。因徇地黃龍府。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右翼。明日兵交。以衆寡不侔。爲敵所圍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略。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圍邊者。拒守甚堅。若不行額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壁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邨堡。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壯秉莧。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墀。趣士力戰。至火然轟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輔及斡魯古阿思□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大帥邪律淳□□□戰於奚嶺山。大破之。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人民於咸州。黃龍之地。於是太祖命王爲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統諸軍以平中京。王爲先鋒。至□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邪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篤以騎二千。襲遼主於鴛鴦濼。遼主遁去。追至白水。弗及。獲其內帑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皇弟闍母攻東面。製攻具。以三木駢接爲洞垣。右長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塹。又作樓車。鞏之以革。施四輪其上。出陴堞以闚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闍母徇地天德、

雲內、東勝、甯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之叛人阿克束于是始獲都統斡魯以諸軍次白水王營中夜有光如炬起矛□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遼過雲內矣斡魯以諸軍會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竟爲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斡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衆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來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能遽集邪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迺河止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既寡馬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爲所乘則益難爲功宜必迎戰付古迺拔佩刀勃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咈衆邪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爲身計蓋國家大事耳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斡魯□□□□□以二將與王偕行將至邪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斡魯曰今觀敵衆而無威易與耳請挑戰僞遁以致之請速以帥進王乃分所將爲二旅更出□□□□□□□□引卻其□繼出進退以誘之退凡□□過□水乃再整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遂卻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邪俞水殺數千人敵赴閒結陳俄水□□□□□□□□

主越在陰山。命斡魯臂皇子宗望引兵追襲。以王爲先鋒。道出龍門。擒其都統邪律大石。至白水。又擒□□□

□而宋之援兵日集銀朮可獨不能辨宗翰遣王以軍與之協力遇宋將樊□之衆十萬於□城破之又敗□□□

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與范致虛軍十六萬遇于朝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重敵於潼關。徇地京兆。敗敵數萬於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制使得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軍城下。破無援兵十餘萬攻拔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三萬於近地。又破十五萬於渭南。北趣鄜延。徇下諸郡。招降折可求。收□府豐三州。及諸城堡。克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畔。復討平之。又破重敵於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遇於武河。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畔。往討之。既成圍。使以薪葛絕池築甬。列衝棚。臨城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敵泄池水。必突地欲焚甬也。嚴備之。既而煙出於塹。遂撤攻具而退。須臾火發。甬爲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塹。於是俾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及援兵之將趙士伯。玄之。鄜延復畔。于是王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爲元帥。將親平陝右。使王先討定鄜延。而宋將張浚率步騎十八萬。壁富平。睿宗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見敵游兵千餘。踰溝來覘。乃率百餘騎邀擊。而設伏於阨。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返轡夾擊之。斬馘略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遇於兩溝之間。自日中戰至於昏。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卻。王援之。乃復振。明日。睿宗皇帝宴賚有功將士。顧謂王曰。力疾慶戰。以徇國家。遂破大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堅甲冑。副以馬鎧戰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卒於涇州。回□之西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喪焉。訃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衞馳驛護其喪歸葬於濟州之東南奧

吉里、復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朮可、迓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終、南之際、觀至奠哭久之、所以贈賻甚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莘王、正隆二年、改封金源郡、配曰溫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曰斡魯、光祿大夫、迭剌部節度使、曰謀衍、崇濟留守、東京、曰什古迺、金吾衛上將軍、留守北京、孫男仕者、曰斛魯、鎮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剌、世襲謀克、曰甯古符、實祇候、曰撒葛祝、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鷲勇果毅、濟以明略、始自伐遼迄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數千百戰、未嘗不捷、獨追獲遼主、至於取汴、筆馬以涉大河、威名震懾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出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原廟、明年大祫、配享太宗廟庭、謚曰壯義、又敕詞臣譔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戡難定亂時、爲不二心之臣、書勳史册、王以忠貞才武、輔佐太祖太宗、征伐功無與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濟其美者歟、銘曰、金興受命、實始翦遼、武元載旆、疇若戎昭、王惟世臣、熇熇忠藎、視敵無前、身先行陳、武元致屆、順天應人、天討有罪、生此虎臣、靡堅不摧、靡強不踣、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以寡覆衆、殄殲夏兵、掩追亡遁、屢執醜虜、反轡風山、卒獲遼主、迨及伐宋、經營太原、所在寇敵、如雲之屯、王鋒一臨、如睨之雪、膚公之奏、奚啻三捷、宋既書疆、乃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留行、宋阻洪河、舟梁既撤、靡杭一葦、長驅而入、先之鞏洛、合圍汴梁、困獸搏鬬、擊之而僵、亦既克汴、趣師關陝、貔貅裹糧、金湯失險、富平之役、□□□

□干身屬疾威猶靡及以死勤事雖疾亦力勁敵何有方戰乃克寇壘既清陝右遂平王誠有功□□□
□維昔先正□□□□□□□□□□□肖形以圖寫勳而□□□□□千載如生□□□□□□□
□

寶勝寺在盛京城西三里東西建石碑二座東一碑前鐫滿文曰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而況於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故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軼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于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瀋波酌而不竭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同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朝並勒丹青之飾自茲遺文間出列刹相望其來蓋亦遠矣至大元世祖時有喇嘛怕斯八用千金鑄護法嘛哈噶喇奉祀於五臺山後請移于沙漠又有喇嘛夏兒把忽禿兒後移于大元裔察哈爾林丹汗國祀之我大清寬溫仁聖皇帝征破其國人民咸歸時有喇嘛墨爾根隨載而來上聞之乃命衆喇嘛往迎以禮接至盛京西郊因曰有護法不可無大聖猶之乎有大聖不可無護法也乃命該部卜地建寺於城西三里許遂構大殿五楹塑西方三大聖左右列阿難迦葉無量壽蓮花生八大菩薩十八羅漢天棚繪四怛的喇佛城又有寶塔二座供佛幔打兒用黃金百兩嵌東珠金壺一把黃金二百兩又有須彌山七寶八物又有金壺一把用黃金二百兩金鐘二十一金銀器皿俱全東西廊各三楹外山門三楹至于僧寮禪室廚舍鐘鼓音樂之類悉爲之備營于崇德元年丙子歲孟秋至崇德三

年戊寅歲告成名曰蓮花淨土寶勝寺殿宇弘麗塑像巍峨層軒延袤永奉神居豈惟寒暑調雨暘若受一時之福利將世彌積而功宜身雖遠而名劭行將垂示於無窮矣

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滿文學士羅繡錦譯漢文弘文院大學士希福譯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譯圖白忒文

柳邊紀略卷之五

述懷五百字留別吳門諸同學

憶昔居安城髮覆纔半額舉止異常兒父母爭憐惜自謂守青緗終身寄篇籍薄有良田疇東西免怵迫孰知生不辰風波蕩几席悲哉我二人家破投蠻貊道遠八千里氷堅五六尺關雲片片黃塞草荒荒白平生未出門出門乃跼蹐不復見中原焉能得安宅猶記送行時舟泊姑蘇驛大母慘不言仲父相扶掖宛轉就母懷倉皇竟無策牽衣哭一聲寸寸肝腸磔弟妹年更小但聞語嘖嘖我尚無所知彼亦何足責仲父養軍中不作溝中瘠車騎有香囊仲郢無牙笏春冬搦管書秋夏彎弓射覆巢賴有此亦足安魂魄蹉跎八九年仲父復易簀故鄉未得歸大母垂黃髮極北望我父血流雙眼赤縱有斷鴻飛奈此重關隔可憐七尺軀悵悵何所適從茲事硯田長作吳中客愧乏濟川才又非凌風翮謬厠諸賢豪謂可傾肝膈班荊多贈縞盤飧或置壁借以供大母庶幾慰日夕而乃天不弔大母遽焉沒客路挽靈車家山隧窀穸窀穸復踟躇甯忍聞沙磧恐我父母知老年傷踊擗終念此大事敢用私情格所賴有季弟晨昏強寬釋同氣有三人季不離親側大母在堂時仲亦關東役嗟予獨何人廿載情空劇贖罪少黃金嗚冤須肺石

天子昨南巡。願以身代謫。鑾輿已垂問。鞭撻仍遣斥。自歎一男兒。遇事能擘畫。翻不若緹縈。上書傳史册。歲月如逝波。轉眼已非昔。更不省庭闈。生子誠何益。結束新征衣。包裹舊巾幘。揮手別親朋。灑淚辭叔伯。蕭蕭白日寒。渺渺雲山碧。誰云道路長。今日乾坤窄。

留別顧景范

少小畏京師。人情苦莫測。今年塞上行。經過一太息。騎驢朝出門。暮歸何所得。風塵雙眼眯。怵迫徒終日。親故豈無人。高舉不可卽。十往九不面。一面有德色。以茲傷我懷。多君用意密。班荊道路間。贈縞復推食。綢繆當未雨。勸誡防差忒。凡意所欲爲。莫不殫精力。豈投漆與膠。不必須舊識。亦以久神交。信果俱可必。君誠管樂才。百慮鮮一失。處則比臥龍。出則成羽翼。賓也何所知。終歲佪愁疾。骨月且不保。安能更捫虱。具區千頃波。洋洋近衡泌。七十二高峯。峯峯可種橘。他時入玉門。期君同藥室。靈威迹既遙。好問長生術。

題沈愼言扇上畫桃。愼言時正出塞。

不信元都樹。今朝塞上來。枝從毫末辨。花自扇頭開。春色飛龍磧。芳名到蝎臺。莫愁霜露溼。根柢在蓬萊。

金赤蓮、姜日千、沈愼言、朱端士爾登、招飲燕山客舍。時余將出塞門。卽席賦別。

男兒生不得其所。七尺堂堂若腐鼠。蓬頭赤脚走邊關。撲面黃沙無一語。諸君乃不嫌我眞。相逢客舍能相親。激昂慷慨髮上指。高歌擊筑旁無人。雜坐班荊燕市口。沈李浮瓜不去手。葡萄架上白日斜。欲起不

起恐被肘。尊中酒是故園來。不飲亦須三百杯。殷勤一片家鄉語。誰云此是黃金臺。秋風颯颯吹南陌。虎脊河邊冰幾尺。短衣明日獨長征。回首今朝雙眼赤。

夜坐

細雨消殘暑。微風送薄涼。秋聲乾木葉。夜氣溼衣裳。冰雪行將至。關山去正長。那堪燕市口。愁坐聽鳴螿。

別張豐村依贈行原韻

庭闈萬里隔重關。省覲甯知慘客顏。冰合馬嘶楊柳渡。月明人過樺皮山。直因溫凊離鄉國。不是周流好轍環。安得回天君有力。金雞早放老親還。

歸來行送友人之延平

閩中之山頗崒嵂。熊羆虎豹如人立。閩中之水極盤渦。上灘下灘蛟龍多。我輩勞生固其職。君亦安能早休息。獨念今朝赴七閩。行過家門不得入。若邪溪水淺纔短。亦可汲。雲門花木深。鷓鴣啼春日早歸來。山田熟後漁舟出。草閣斜陽秔稻香。煙波細雨綸竿溼。

發燕山

西風乾木葉。原野變顏色。征人別所知。去去燕山北。省覲亦其常。我獨何偪仄。春明發故園。秋乃辭京國。豈曰哭窮途。蹭蹬至此極。亦以走邊庭。徒旅不可得。羽箭逐莊頭。腰刀隨戍卒。渾脫取其溫。鶡駘借其力。

冰霜不畏寒。崎嶇亦可出。縱復隔關山。凌虛有羽翼。

豐潤縣逢高麗使者

豐潤城西曉色開。方袍一隊逐龍媒。道旁人說高麗使。著得先朝舊服來。

望首陽山

垂鞭信馬蹏。平沙入孤竹。孤竹傳者誰。二子伯與叔。讓國久無家。東海留芳躅。豈至采薇時。不食還鄉曲。而以首陽名。專號茲山麓。清風詎可攀。廟貌隨時俗。俎豆縱千秋。不飽他人粟。我來大道旁。日暮仍馳逐。安得拜衣冠。細摸殘碑讀。

次榆關

西風吹落木。斜日滿羣山。白板新官舍。黃榆舊漢關。前車行欲止。我馬去仍還。投宿知何處。柴門一水間。

山海關

東海邊頭萬仞山。長城猶在白雲間。烽煙不報中和殿。鎖鑰空傳第一關。大漠雪飛埋戰骨。南天雨過洗刀環。漢家豐沛今遼左。鐵馬金戈歲歲閒。

出關

誰道車書是一家。關門依舊隔中華。已看文字經重譯。更裂軍繻過五花。草木蕭蕭歸野燒。乾坤漠漠老

荒沙庭闈直在黃龍北日暮愁聽塞上笳

悽惶嶺

山海關前日色昏風塵況復暗乾坤不堪更上悽惶嶺雙袖橫流血淚痕

姜女祠

凜凜望夫石上有姜女祠姜女伊何人廟貌永不移風霜透巾幗冰雪老容姿乾坤歷萬劫血淚猶雙垂

守險本在德長城亦何爲一哭且莫當安能保邊陲今朝過其下驅馬獨遲遲歎息秦皇帝不若一蛾眉

前衛

一片平沙裏荒荒百雉城市朝從此變衛所亦空名白草翻新屋黃雲壓舊營邊庭今不戰無復鼓鼙聲

望海店

遼海出長城出關已了了望之欲無遺莫若茲山好積水遠何極分流猶浩淼風翻白日低浪動乾坤小

南疑析木偏東覺扶桑曉蜃樓遇且難況識蓬萊島余本海濱人少小縱臨眺今日出邊庭乃復行其杪

一葦直可航鞭石苦不早安得乘長風往復如飛鳥

杏山

昨日望滄海飄飄若神仙今日過杏山嘆息臨風前遼陽多險要此更其喉咽同行一老革爲我語便便

太祖昔建國鐵騎來三千掘壕困其外蹤迹猶依然百戰僅乃破流血增平川殺戮盡雞狗誰能保一椽大刀既已沒（指劉綎）好李名空傳（指李如松）不見長城壞萬里銷烽煙

小凌河

日暮風蕭蕭平沙水瀰瀰立馬飲長流鳧鷗驚欲起清徹鑒須眉曲折游魴鯉誰道若耶溪煙波勝於此

大凌河

小凌清且淺大凌莽滔滔輿梁尚未成舟楫亦徒勞不若策駑馬聊試涉波濤忠信吾所具執轡何哀號秋冬河正涸深不滿一篙但得登彼岸四顧求其曹

十三山

遼西嶺萬里戴土皆平衍獨有十三山石骨開生面削疑斧鑿工畫敵丹青善峯峯插煙霄縹緲窮萬變崩奔類馬馳離立如人戰或利若金刀或直若羽箭雲氣倏有無日色遞隱見洞口失金牛（下有金牛洞）潭側鳴孤雁（上有潭）胡嶠記頗詳蔡珪詩亦羨予特過其旁一一爲數徧

渡遼河

出關數百里渡河日八九小者不知名大者此其右發源自東北汩汩西南走清流可濯纓濁或泥數斗

蕩溢起波濤。觸石聲如吼。汎濫過平沙。汪洋十餘畝。聞道枸柳河。水壑八月後。今年天亦寒。所遇何獨否。獨木一扁舟。三人亦可受。篙使橫索錢。安能落吾手。淺瀨褰裳衣。呀坑沒馬首。登岸乃獨悲。魚鼈幾爲友。

老邊道中

老邊牆外草蕭蕭。千里風煙合大遼。保障人猶看舊制。提封誰復記前朝。經過婦女多騎馬。游戲兒童解射鵰。自笑書生行未慣。黃沙撲面已魂銷。

次開原縣

風捲平沙薦草齊。夫餘城上夕陽低。葡萄酒禁誰能醉。苜蓿場空馬自嘶。郡縣未分威遠北。人家多住塔山西。明朝更出條邊口。朔雪寒雲處處迷。

出威遠邊門

黃沙漠漠暗乾坤。威遠城頭欲斷魂。蘆管一聲催過客。柳條三尺認邊門。亂山雪積人煙絕。老樹風回虎豹蹲。從此征鞍隨獵馬。東行夜夜宿雲根。

火燒嶺曉發

邊外鳴雞少。輕裝逐塞翁。馬行殘月下。人語亂山中。鬚爲冰花白。顏因凍瘃紅。庭闈猶未達。不敢畏途窮。

葉赫行

柳條邊外九十里。葉赫河頭道如砥。荒荒草沒兩空城。一在山腰一近水。同行塞上翁。回鞭指故宮。自云葉赫王家子。不與尋常六角同。地廣兵強稱大國。老城本在河東北。前代羈縻三百年。累朝賜出黃金勒。中葉參商兄弟爭。操戈沒羽傷同室。土地人民自此分。新城更築南山側。臂鷹走馬刷煙岡。酒醉徵歌五子堂。可憐國事由宮禁。亡卻新城舊亦亡。太祖恩深分左右。一門子姓皆叅走。予父猶能架海青。姓名曾著鷹坊首。鷹坊本未入鴉班。只在長楊五柞間。天潢一派從龍者。誰識王孫舊日顏。五六年來行虎脊。經過每見漸漸麥。老死風塵亦有情。能無對此飛魂魄。吾聞此語獨停鞭。相呼搔首問青天。青天青天胡不言。昔之滄海今桑田。

換車行

冰凍馬蹏行不止。歷盡千山復千水。邊門未出已難堪。況出邊門二千里。瀋陽城北換柴車。柴車換得無人使。坡陀木石相枝撐。谷口泥淖多呀坑。日日轅摧輿轂折。翻雲覆雨如人情。人情翻覆烏可識。出門步步行荊棘。涕淚沾巾向北風。但見庭闈死亦得。

孤山道中

小夾河邊白日寒。大孤山下路漫漫。波羅葉落雲還黑。塔子頭燒雪未乾。渴向氈牆分乳酪。飢隨獵馬割麐肝。中原生長何曾慣。處處傷心掩淚看。

次衣兒門

高岡背大道。絕壁面東偏。一溪何曲折。冰下鳴涓涓。上有古今樹。俯仰淩蒼煙。下有嶙峋石。錯落橫沙邊。塞門多莽莽。獨此堪留連。造物若無意。鬼斧胡爲穿。因茲念長夏。百鳥鳴其巔。密葉影交覆。疎花開欲然。箕倨赤雙腳。科頭手一編。人迹且莫到。安得世務牽。管寧既未知。康樂亦寡緣。我獨領其要。請爲來者傳。

捉人行

烏臘城頭鼓聲絕。烏臘城下征車發。藍旗堆裏曉捉人。縛向旃牆不得脫。君莫怪。從來醉尉不可攖。霸陵夜夜無人行。射虎將軍且不放。何況區區萬里一書生。

混同江

浩浩此江流。萬古爭日夜。我來獨非時。但見寒光射。雪埋高岸頭。沙漲層冰下。頓轡駕馬奔。杖策車輪過。自昔戒垂堂。況復騎衡坐。來者縱莫欺。履薄遠愁破。東行出塞垣。百川此爲大。千山更臨江。崩奔爭一罅。虎踞與龍蟠。形勢良非假。莫漫數金陵。勃海亦其亞。

宿尼什哈站

水經元菟黑山過混同青。漫道無城郭。相看有驛亭。糠鐙（以米糠粘麻楷燃之名曰糠鐙）勞夢寐。麥飯慰飄零。明發騎鞍馬。

蕭蕭逐使星。時與蹕使同行。

納木窩稽

跋涉過混同。所歷已奇峭。結束入窩稽。一望更深奧。樹密風怒號。崖崩石奔跳。陰霾不可開。白日安能照。古雪塞危途。哀湍喧壞道。更無人迹過。惟聞山鬼嘯。車騙苦險澀。換馬欲前導。霜蹏偶一蹶。流血污烏帽。魂魄已莫收。童僕徒慰勞。死亦分所當。生豈人所料。但苦歷窮荒。庭闈終未到。

自拉發至退屯

窮髮誰憐萬里身。蕭蕭薤日逐車塵。山過拉發多松栝。路道窩稽有鬼神。日暮風生聞虎嘯。天寒積雪少人行。淒涼不敢回頭望。恐爲鄉關淚滿巾。

色齊窩稽

納木五十里。頗極登頓苦。色齊林更深。未入心已阻。豺狼逐我馳。山雞向我舞。谷口咆熊羆。松根窺貂鼠。雲橫道不通。霧黑眼若瞽。幸有鑿山人。乃見天一縷。架木度層岡。歇鞍藉茅土。纔看日色暝。不覺夜已午。自衞憑野燒。畏懼不敢語。俄頃雪滿衣。一一霑徒旅。沍寒手足僵。鞍騎從此數。釜鬲莫爲炊。調饑腹空鼓。凍餒雖切慮。達曙力可努。但得脫窩稽。烏道吾所取。

宿賀莫索落山中

日落萬峯西荒荒路欲迷依然成露宿何必過前溪野火憑風力孤羣仗馬嘶窮山雞犬絕莫聽五更唳

德林石

四臂圍德林廿里平若掌鐵色蝕土花陶鑄一何廣變態極千端寒光淩萬象玲瓏有鬼工登頓騰異響洞壑積層冰草木猶能長不因車馬遲何由獨欣賞

沙闌

我行一月餘踏雪亦多薄今朝過沙闌羣山始玉琢天時縱不同地氣或非昨僅乃隔一峯胡爲異南朔素影動乾坤寒光射寥廓白日慘無輝北風淒更惡頓轡狡兎驚揚鞭野雞落念彼多傷弓謂我能獵較盡日逐平岡吞氈亦可嚼四顧勿復悲中原無此樂

至甯古塔

望望吉林峯白雲繞其下登頓及今朝亦得依親舍父母驟相逢注視還相訝別時髮覆眉胡乃成老大隣舍爭慰勞應接苦不暇姓氏未及知空言聊相借日暮細挑燈恍若夢中夜喜極乃更悲不覺淚如瀉

又

上書不得達生男亦胡爲四十乃一來對人良可嗤戲綵學老子挽鬚愧小兒西山日已薄鄉國歸何時

歎息謂季弟爾獨無分離承歡廿八載樂亦安能知

次韻酬周長卿

黑水城邊問老親坐中誰是故鄉人遼東俎豆今王烈江左風流舊伯仁說到家山空想像吟成詩句最清眞平生多難傷懷抱不道逢君更愴神

又

省覲今朝塞北來知心漫許出羣才老親未得歸三浙小子空慚賦七哀故國衣冠雖不改邊門鼓角定相催何當日下金雞赦作伴同行過誓臺

贈李召林侍御

埋輪都下問豺狼慟哭何時過樂浪絕塞人猶憐子慶中原誰不重張綱穠燈舊夢依青瑣雪窖新詩滿皁囊官室他年君自到謾將濁酒注醽床侍御飲縱于酒

又

鐵面眞能裂白麻避人諫草世猶誇天南恨未瞻雙戟漠北誰知共一家板屋醉時驚腐鼠旃牆雪夜聽琵琶趨庭今日兼陪從好認青門五色瓜侍御善種瓜

次韻答吳子有明府　明府楚人

蕭蕭白髮舊爲郎．大邑曾誇墨綬長．一自門栽彭澤柳．更無人識令公香．十年俎豆存遼海．萬里烟波夢岳陽．莫怨飄零揮涕淚．管寧襦袴本尋常．

贈吳英人使君

短髮今朝塞上翁．當年治行是吳公．三邊冰雪春愁裏．六詔風煙午夢中．皁帽本因時序易．布裙不爲道途窮．挹婁城畔談經典．化俗知君術素工．

隨家大人過淨公吉林蘭若　淨公浙人

南極開初地．西方變吉林．山圍祇樹密．江到寺門深．雪白支公馬．沙黃長耆金．冰崖仙梵響．士室雨花侵．學禮陪游從．聞香度碧岑．贊公甘放逐．惠遠愛招尋．茶椀忘天目．清談見道心．金篦如不惜．敢復歎升沈．

至日

今年學禮過庭闈．此日相看靜掩扉．風俗窮荒何處好．飄零盡室幾時歸．曾無梅蘂春前放．謾說葭灰夜半飛．片片冰花堆雪窖．還添弱線補寒衣．

己巳除夕

除夕年年血淚流今年今夕亦何求老親縱未邀恩赦絕域猶堪舞敝裘茅屋桃符仍舊俗瓦盆麥酒是新篘歎呼不覺陶然醉忘卻家鄉萬里愁

人日陪家大人周長卿過李召林侍御

絕塞逢人日隨行過柏臺可憐圍毳帳猶自說蓬萊生菜盤中得冰花勝裏開故園何處是醉裏更啣杯

甯古塔雜詩

石礓圍平野河流抱淺沙土城惟半壁茅屋有千家泣月天邊雁悲風塞上笳老親忠信在不減住中華

二

北行猶有塞東去更無邊校尉乘虛幛阿機欲受廛馬閒秋草後人醉晚風前莽勢空齊曲逍遙二十年

三

黑水新城近黃龍舊府遙甯古塔唐時爲黑水府家傳肅愼矢虎兒哈河濱時得楛矢人多寶之人媛挹婁貂殘雪埋松塔松子部人呼爲塔微風變柳條春明二三月也復種青苗

四

遼金曾建號唐宋亦經過舊迹殘碑少荒城蔓草多三韓迷姓氏五國失山河絕域無文獻蒼茫發浩歌

五

化城開石壁。鐙火出林微。不見乘杯渡。還看卓錫歸。閒雲埋土室。古佛釣漁磯。佛像爲阿機釣者所得。怪底經行處。天花片片飛。

六

城郭沙闌口。荒荒草木秋。地連三萬衛。名是五雲樓。五雲樓、在金上京城。聳井堙銀甃。春耕響玉鈎。千年餘王氣。今日未全收。

七

山川盤地軸。草木亦多宜。舊塞黑榆樹。宮山紫樺皮。桃花水似錦。桃花、水果名。香蓼菜如絲。誰道窮邊外。年年春到遲。

八

土產參爲最。今時貢帝京。營州非舊種。上黨亦空名。碧葉翻風動。紅根照眼明。最佳者曰紅根。人形品絕貴。聞說可長生。

九

更有諸珍異。寧隨草木枯。淺沙埋赤玉。老蚌出東珠。稗子貧家少。稗子在五穀上。山兒菜名。到處無。怪來水土變。今日此陪都。

十

八月松花凍。家家打角鷹。山邊張密網。樹底繫長繩。攔虎金睛疾。屠龍玉爪能。攔虎、屠龍、皆鷹號。海青如便得。萬里會騫騰。

十一

笑語鄉音雜。衣冠上下同。十年乘堡障。一半是王公。辛苦頭多白。沙塵眼易紅。莫因遷謫左。錯比五陵東。

十二　闕

十三

三十年前事。兒童見者稀。天寒曳護膝。革履名。地凍著麻衣。貴人乃絮麻衣繫寒。雪積扒犂出。雪中運木之車曰扒犂。燈殘獵馬歸。只今風俗變。一一比皇畿。

十四

遲日爭游宴豪家直一金不嫌几席少偏愛酒杯深風俗誇盧橘人情厭海參渾忘絶塞苦醉裏卽狂吟

十五

年少新豐客翩翩亦自豪園碁羣賭墅葉子日分曹果下高麗馬腰閒大食刀可憐編卒伍萬里駕風濤

流人子弟盡充愛渾水手

十六

都護屯兵處傳聞驛幾重沙邊鉏白草雪裏試青龍船名魚海何時到狼居自古封誰云枯萬骨王祭肯全供

十七

俗亦厭貧賤不復重冠裳販鬻皆程鄭生涯半彥方參貂口外得牛馬谷中量翻怪中原弱窮愁徧八荒

十八

聞說鑾縻國西去絶可憐冰天魚作服陸地狗行船黑斤飛呀喀皆以船任載以狗駕轅披髮環穿鼻文身耳壓肩由來桑梓地不是信張騫

十九

少主和親慣。乘輿出塞門。如何經故土。亦是嫁烏孫。鵾屋三春雪。穠燈萬里魂。琵琶談絕調。夜夜泣黃昏。

二十

稱藩雖漸廣。文字尙無憑。近塞能書木。削木書之名曰牌子。臨江但結繩。隨事大小結繩于腰。冠裳今亦改。風俗舊相仍。歲歲愁衣食。春來早鑿冰。

上元曲

誰道今宵是上元。城頭畫角不聞喧。相看獨有天邊月。萬里迢迢照塞門。

二

皁帽蒙頭犯朔風。醉中踏月過城東。無端獵火原頭燒。錯認龍鐙挂碧空。

三

夜半邨姑著綺羅。嘈嘈社鼓唱秧歌。漢家裝束邊關少。幾隊口兒簇擁過。

四

翦紙爲鐙號牡丹。西關爆竹似長安。誰家年少黃金勒。醉裏垂鞭處處看。

五

銷金羅帕粉花香。蝉幅齊肩錦繡裝。百病年年行走慣。阿誰打滾到沙場。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柳邊紀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楊賓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